論《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

濱田武志
日本三重大學

提要

關於《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本文得出了以下結論：①中古音四聲已分為陰陽八調。②疑、云母的實現形式 Π <ŋ> [ŋ-] 和 Ξ <'> [ʔ-] 都是 /ʔ-/ （陽調）的條件變體。③中古音微母、日母、以母（各自對應於 Π <w>、 Ξ <ž>、 Σ <y1>）為 [v-, z-, j^h-]，中古音奉母、禪母、部分匣母（對應於 Σ <fl>、 Γ <š1>、 S <hl>）變為 [f^h-, ʃ^h-, x^h-]。這兩個音變構成一套鏈移（chain shift）。④中古音全濁聲母除了邪母和部分匣母以外都變為“清音濁流” [C^h-]。⑤硬顎音聲母 /c, c^h, ʃ, j, p/ 有獨立的地位，但是 /c, c^h, ʃ/ 沒有專用字母。⑥韻腹有 /a, e, ɤ, i, u, y, i/，韻尾有 /j, w, m, n, ŋ/，介音有 /w, ɥ, i/。介音 /i/ 只與韻腹 /a, e/ 相配。

元朝人沒有現代語言學的知識。從韻書等資料構擬出一套語音系統的科學研究是一項嶄新的嘗試。使用表音文字構擬脫離實際方言的語音系統並且還制定拼法，這是一項遠比現代人能想像的難得多的工作。本文認為，哪一個字屬於哪一個小韻很可能是根據前代韻書而決定的，同時還認為，語音系統本身很可能是反映著實際方言音系的相當部分。

創造八思巴字拼寫的原則很可能是，蒙古語母語話者如同讀八思巴字蒙古語一樣發音，就能夠自然地念出近似漢語的語音。換句話說，八思巴字拼寫系統是為了方便蒙古人而設計出的。

關鍵詞

《蒙古字韻》、八思巴文、元代音系

【八思巴字轉寫系統】¹

本文採用吉池孝一（2005a）的八思巴字轉寫系統。

Π <g> Ξ <k'> E <k> Π <ŋ> W <ǰ> H <č'> Π <č> C <ñ>
 L <d> M <t'> E <t> B <n> C <l>
 Π Π <p'> Π <p> B <m> S <f1> S <f2> H <v>
 H <j> B <c'> B <c> C <s> Π <z> C <š1> C <š2> C <ž>
 S <h1> S <h2> E <ɣ> C <ɤ> C <'> C <y1> C <y2> H <r> C <q>
 C <ü> C <i> B <i> H <u> C <è> K <o> L <e>

*當一個字母表記一個音節時，補充 <a>。例如，一個音節“ Π ”為 <ga>。

【本文引用的八思巴字文獻】

¹ 本文的研究以及寫作得到了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PD）”（項目批准號：16J07154）的資助，筆者在京都大學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以平田昌司教授為接納人（host researcher）從事研究活動。本文在第二屆李方桂學會青年學者研討會席上承蒙各位與會人的寶貴意見與指教。統致謝忱。

- 文獻1：《海山懷寧王蛇年令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1995: 14、栗林均etal. 2016: 82–85）
- 文獻2：《張氏先塋碑（碑陰）》碑額（田村實造1937、Cleaves 1950. plate 27; 28; 29; 30、Ligeti 1972b: 36、北京圖書館金石組1989–1991第49卷第161頁）
- 文獻3：《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聖旨碑》（Hänisch 1940. Tafel 1、蔡美彪1955: 68–69、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14、Ligeti 1972a: 54–61、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146–164、Tumurtogoo et al. 2010: 52–56、蔡美彪2011: 135–155等）
- 文獻4：《加封顏子父母制》（Chavanne 1908. Planche 9、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18、北京圖書館金石組1989–1991第49卷第154頁）
- 文獻5：《加封孔子制（定州）》（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12）
- 文獻6：《加封孔子制（定州）》（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11）
- 文獻7：《加封孔子制（曲阜）》（Chavannes 1908. Planche 1、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10、北京圖書館金石組1989–1991第48卷第192頁）
- 文獻8：《加封北嶽聖旨碑》（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6、北京圖書館金石組1989–1991第48卷第117頁）
- 文獻9：《加封孟子父母制》（Bonaparte 1895. XIII. 1、Chavannes 1908. Planche 10、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15）
- 文獻10：《加封袞國復聖公制、追封袞國夫人制》（Chavannes 1908. Planche 5、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17）
- 文獻11：《增封東安王聖旨碑》（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29）
- 文獻12：《孔子廟學聖旨碑（1）》（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7）
- 文獻13：《孔子廟學聖旨碑（2）》（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8）
- 文獻14：《東平學聖旨碑》（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27）
- 文獻15：《孔子廟學聖旨碑（松江）》（Pauthier 1862、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28）
- 文獻16：《江淮免秀才雜泛差役詔書碑》（Bonaparte 1895. XII. 2、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30）
- 文獻17：《少林寺聖旨碑》（中村淳et al. 1993、道布et al. 1994、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89–101、Tumurtogoo et al. 2010: 36–38等）
- 文獻18：《龍門建極宮碑（碑陽）》（Chavannes 1908. Planche 18、羅常培et al. 1959; 2004. 圖版4、蔡美彪2011: 3–27等）
- 文獻19：《龍門建極宮碑（碑陰）》（Chavannes 1908. Planche 19、Poppe 1957. Plate 1、照那斯圖1991: 123–127、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371–378、Tumurtogoo et al. 2010: 9–11、蔡美彪2011: 3–27等）
- 文獻20：《元世祖勅書》（神田喜一郎1969. 圖5）
- 文獻21：《朱氏墓刻石》（蔡美彪2011: 260–261; 265）
- 文獻22：《大元累授臨川郡吳文正公宣勅》（神田喜一郎1969: 101）
- 文獻23：《河東延祚寺碑》（照那斯圖1991: 131–136、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391–398、Tumurtogoo et al. 2010: 26–28、蔡美彪2011: 106–120等）
- 文獻24：《彰德善應註儲祥宮碑》（Chavannes 1908. Planche 24、Lewicki 1937. 2B、蔡美彪 1955: 67、Poppe 1957: 51–53、Ligeti 1972a: 49–53、照那斯圖1991: 43–47、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124–134、Tumurtogoo et al. 2010: 48–50、蔡美彪2011: 183–191）
- 文獻25：《開化寺聖旨碑》（蔡美彪1955: 65、Sugiyama 1987、杉山正明1990、照那斯圖 1991: 38–42、北京圖書館金石組1989–1991第50卷第142頁、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114–123、Tumurtogoo et al. 2010: 50–52、蔡美彪2011: 192–198）
- 文獻26：《居庸關碑文》（Bonaparte 1895. Planche 1; 2; 8、Lewicki 1937、Poppe 1957: 60–66、Ligeti 1972a: 83–98、照那斯圖1991: 151–179、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424–452、Tumurtogoo et al. 2010: 104–109等）

- 文獻27：《答吉皇太后鷄年懿旨》（蔡美彪1955: 77、Poppe 1957: 54-55、Ligeti 1972a: 67-72、照那斯圖1991: 118-122、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362-370、Tumurtogoo et al. 2010: 61-63、蔡美彪2011: 121-134等）
- 文獻28：《妥歡帖睦爾皇帝羊年聖旨》（蔡美彪1955: 91、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276-286、Tumurtogoo et al. 2010: 82-84、蔡美彪2011: 245-256）
- 文獻29：《雲南王藏經碑》碑額（Kara 1964、Cleaves 1965、Ligeti 1972b: 59、包祥1980、道布1981、方齡貴1990、Tumurtogoo et al. 2006: 23-24）
- 文獻30：《格堅皇帝豬年聖旨》（照那斯圖1991: 76-81、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196-207、Tumurtogoo et al. 2010: 65-68等）
- 文獻31：《也孫鐵木爾皇帝鼠年聖旨》（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208-221、Tumurtogoo et al. 2010: 68-71、栗林均et al. 2016: 12-25等）
- 文獻32：《妥歡帖睦爾皇帝鷄年聖旨》（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287-303、Tumurtogoo et al. 2010: 84-87等、栗林均et al. 2016: 42-55等）
- 文獻33：《妥歡帖睦爾皇帝猴年聖旨》（照那斯圖1991: 106-112、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333-350、Tumurtogoo et al. 2010: 93-97等）
- 文獻34：《曲律皇帝雞年聖旨》（哈斯巴根et al. 2000、呼格吉勒圖et al. 2004: 78-88、Tumurtogoo et al. 2010: 32-34等）

*本文除了以上先前研究以外還參照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公開的以下拓本：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type_a/menu/7.html）

GEN0045X; GEN0046X; GEN0072X; GEN0087X; GEN0088X; GEN0089X; GEN0156X; GEN0159X; GEN0160A; GEN0160B; GEN0167X; GEN0172X; GEN0209B; GEN0209D

1 問題之所在

八思巴字寫的漢語資料之所以擁有極大價值，是因為使用表音文字試圖有系統地表記漢語音系。Dragunov（1932 [1941]）把八思巴字所提示的元代音叫做‘Ancient Mandarin’。之後的許多研究把八思巴字資料看做是第一級反映早期官話音系的資料。但是，本文認為還需要仔細研究八思巴字資料所提示的語音和現代漢語方言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換句話說，我們目前很難精密判斷八思巴字資料提供的信息是否對解釋官話獨有（exclusive）的歷史有效。如果“八思巴字資料所提示的過去漢語方言和現代官話所共有的歷史”包括“只有現代官話經驗過而其他現代漢語方言沒經驗的歷史”的話，就應該說八思巴字資料所提供的信息對解釋現代官話獨有的語言史無效，而是對解釋現代官話成立以前的語言史有效。

這個命題（proposition）的真假還很難判定。如果要判定其真假，我們必須準確構擬八思巴字資料所提示的音系，尤其是考察《蒙古字韻》的意義特別重要。已有許多專著和論文研究過《蒙古字韻》，但是對其音系的構擬還有爭議。例如，近年陸續問世的Coblin（2007）和Shen（2008）這兩者之間就有不少差異。本文試圖構擬《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

2 喉音

楊耐思（1984）論𐰚 <y>、𐰚 <y2>、𐰚 <'>和𐰚 <y1>的讀音。《蒙古字韻》把𐰚 <y>和𐰚 <y2>均稱作“影母”，把𐰚 <'>和𐰚 <y1>均稱作“喻母”。《禮部韻略七音三十六母通

考》各自稱為影母、幺母、魚母和喻母，相當於《古今韻會舉要》的“羽清音”、“羽次清次音”、“角次濁次音”和“羽次濁音”²。楊耐思（1984）說：①𐪔 <ɣ>和𐪓 <y2>處於互補分佈，𐪔 <'>和𐪓 <y1>也同樣處於互補分佈；②中古音影母對應於𐪓 <y2>的語音環境和中古音以、疑母對應於𐪓 <y1>的語音環境互相一致；③中古音云母、以母各自對應於𐪔 <'>、𐪓 <y1>；④根據以上，四個字的讀音可以構擬為清洪音、清細音、濁洪音和濁細音。

從這個結論出發，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演繹出《蒙古字韻》所反映的音系已經在“四聲八調”的階段。Shen（2008: 188–189）同樣認為，根據八思巴字喉音字母，在《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裡已發生聲域（register）的分裂，把𐪔 <ɣ>、𐪓 <y2>、𐪔 <'>、𐪓 <y1>的讀音各自構擬為零聲母（陰調）、j（陰調）、零聲母（陽調）、j（陽調）。

本文採用楊耐思（1984）和Shen（2008）所提示的結論，以下討論喉音的音值。

2.1 𐪔、𐪔

首先討論《蒙古字韻》魚韻𐪔 <eu>的喉音聲母。雖然𐪔 <'>和𐪓 <y1>在《蒙古字音》提示的字母表裡均被稱作“喻母”這一個術語，但是小韻𐪔 <eu>和𐪔 <yieu>之間存在差異。可以說，這兩個小韻構成最小對立（minimal pair）。𐪔 <eu>對應於中古音魚韻疑母字、虞韻疑母字、虞韻云母字、燭韻疑母字、術韻疑母字、屋韻云母字和術韻云母字，𐪔 <yieu>對應於中古音魚韻以母字、虞韻以母字、屋韻以母字和燭韻以母字。𐪔 <eu>和𐪔 <yieu>明顯反映著三等B類與三等A類之間的對立。

如果說這個對立是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參照過去韻書而人為製造的話，那麼把疑母字故意歸於喉音小韻的現象則難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所以不得不認為𐪔 <eu>和𐪔 <yieu>在音系上的確有區別。

在《蒙古字韻》魚韻裡還有第三個喉音聲母小韻𐪔 <eu>。如果否定聲調的陰陽分裂，還把𐪔 <'>看做零聲母的話，我們就得設想/øy : jy : ʔy/這樣的對立。因喉音聲母構成兩項對立的語言比較常見，例如，中本正智（1976: 276–285; 312–320）所報告的沖繩奧武方言以及名瀨方言在閉元音/i, u/前面輔音/ʔ-/（零聲母）和/ʔ-/互相對立，/i, ʔi, 'u, ʔu/的音值是[ji, ʔi, wu, ʔu]，但是構成三項對立的實例極難發現。因此，楊耐思（1984）和Shen（2008）的結論還是可信的。

注意到𐪔 <ɣ>和𐪔 <'>的關係，我們就很容易發現這兩個字母處於互補分佈。具體音值隨後考察，首先確認這兩個聲母的分佈情況（表1）³。

所有中古音一、二、三等B類疑、云母字，除了K <o>、Kɪɔ <on>和ɣ <u>以外，都有輔音字母，其字母不是𐪔 <ɣ>，就是𐪔 <'>。從共時的角度來看，可以認定𐪔 <ɣ>和𐪔 <'>的關係是同一個音位的兩個條件變體（conditional allophone）。把𐪔 <ɣ>、𐪔 <'>各自構擬為[ɣ, ʔ-]，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結論。

《蒙古字韻》裡有一些字帶有聲母𐪔 <ɣ>而卻屬於中古音喻母三等（如“矣”、“尤”等）。Shen（2008: 186）把這個現象看做“意外（unexpected）”的音變，中村雅之（2007）認為這些帶有𐪔 <ɣ>的中古音喻母三等字的拼寫是按照音韻學的知識編出來的人造字音。

2 本文按照花登正宏（1997）的分析以及甯忌浮（2000）的校訂來提示《古今韻會舉要》的聲類以及韻類。

3 因為《蒙古字韻》有部分殘缺，我們不能直接確認麻韻的準確內容，但按照其他八思巴字資料、《古今韻會舉要》以及《四聲通解》等資料，能夠復原原本的內容（照那斯圖 et al. 1987、甯忌浮 1997、Coblin 2007、沈鍾偉 2015等）。

表1 聲母ᠨ、ᠭ的分佈

<u>ᠨ</u>	<u>ᠨᠠᠭᠠᠨ</u> <ᠨᠭᠠᠨ>	<u>ᠨᠠᠨ</u> <ᠨᠠᠨ>	<u>ᠨᠠᠨ</u> <ᠨᠠᠨ>	<u>ᠨᠠᠨ</u> <ᠨᠠᠨ>	<u>ᠨᠠᠨ</u> <ᠨᠠᠨ>	<u>ᠨᠠᠨ</u> <ᠨᠠᠨ>	<u>ᠨᠠᠨ</u> <ᠨᠠᠨ>	<u>ᠨᠠᠨ</u> <ᠨᠠᠨ>	<u>ᠨᠠᠨ</u> <ᠨᠠᠨ>
	×	迎凝	昂印	仰	×	宜逆	×	×	皚艾
<u>ᠭ</u>	<u>ᠭᠠᠭᠠᠨ</u> <'ᠭᠠᠨ>	<u>ᠭᠠᠨ</u> <'ᠨᠠᠨ>	<u>ᠭ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u> <'ᠠᠨᠠᠨ>
	顯榮	×	×	×	王往	×	危胃	魚雨	×

<u>ᠨ</u>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銀迺	×	豸岸	×	言彦	×	敖号	鴉虐	×
<u>ᠭ</u>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	雲韻	×	頑	×	元袁	×	×	簾

<u>ᠨ</u>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u>ᠨᠠᠨᠠᠨ</u> <ᠨᠠᠨᠠᠨ>
	牛有	藕偶	嚴儼	吟崑	莪我	×	×	鐮業	×
<u>ᠭ</u>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u>ᠭᠠᠨᠠᠨ</u> <'ᠠᠨᠠᠨ>
	×	×	×	×	×	瓦刖	月越	×	×

其實，在《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上中古音疑母三等和喻母三等（云母）互相融合，同樣，疑母四等和喻母四等（以母）也喪失音系上的對立。所以，“拼寫ᠨ <ᠨ>聲母是否是意外的或人造的”這個命題的真假等於“ᠨ <ᠨ>和ᠭ <'>之間的互補分佈是否是意外的或人造的”這個命題的真假。[ᠨ]和[ʔ-]的分佈情況和《蒙古字韻》完全一樣的現代方言雖然未曾發現，但是即使這種漢語真實存在也並不奇怪。目前本文雖然還沒有找到足夠論據完全否定ᠨ <ᠨ>的以上拼寫是人造的，但是也可以說把中古音喻母三等字的聲母寫成ᠨ <ᠨ>並不是異常的現象⁴。

2.2 ᠯ

《蒙古字韻》的ᠯ <'>對應於中古音影母。平山久雄（1967: 145-148）把影母的音值構擬為ʔ-（本文採用平山久雄1967所構擬的中古音音值）。ᠯ <'>很可能是表記聲母[ʔ-]

4 中村雅之（2007）還認為，《古今韻會舉要》的“偶”字註“《蒙古韻》入影母”意味著，中古音疑母在元代大都方音已經變為零聲母。本文暫時不論《古今韻會舉要》參照的《蒙古韻》和《蒙古字韻》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的字母⁵。如上所述，承認調域的不同才能夠給出ᠪ <·>和ᠪᠡ <·>均讀[ʔ-]的理由。本文認為ᠪ <·>、ᠪᠡ <·>、ᠪᠢ <ᠢ>各自是表記[ʔ-]（陰調）、[ʔ-]（陽調）、[ᠢ-]（陽調）的字母，並認為這三個字母都代表同一個音位/ʔ-/。

2.3 小韻K、ᠬᠢᠷ、ᠬᠤ

《蒙古字韻》有三個小韻不帶任何聲母，這就是K <o>、ᠬᠢᠷ <on>和ᠬᠤ <u>。

韻母K <o>和ᠬᠢᠷ <on>，不少先前研究構擬為沒有介音的音值（o、on等。請看Dragunov 1932[1941]、服部四郎1946: 44–45、Ligeti 1956、Denlinger 1963: 415、Pulleyblank 1970、Nakano 1971: 89、Hashimoto 1978–1979: 104、Coblin 2007: 144–146; 168–169、Shen 2008: 191–194等。但是服部四郎（1946: 44–45）把小韻K <o>、ᠬᠢᠷ <on>構擬為[uɔ, uɔn]）。但吉池孝一（2005b）以長田夏樹（1953）的考察為基礎，把K <o>的音值構擬為不圓唇後元音[ɤ]~[Λ]。中村雅之（2010）也認為韻母K <o>表示不圓唇元音。

字母K <o>的音值是有點兒複雜的問題。首先討論中古音果攝一等字。基本上，果攝開口一等字對應於K <o>，果攝合口一等字對應於ᠬᠢᠷ <üo>，但是這個對應關係有一個例外，這就是果攝合口一等疑母字。中古音果攝合口一等疑母字K <o>不帶聲母。如果接受許多先前研究所主張的“字母K <o>一律表記o”這個假說的話，就不得不說只有果攝合口一等疑母字喪失其合口介音（表2）。這樣的音變實際上是可能的嗎？

表2 中古音與K、ᠬᠢᠷ的對應關係

	疑母	其他聲母
果攝開口一等（舒聲）	ᠬᠢᠷ <ᠢo>	ᠬᠠᠷ <go>、ᠬᠡᠷ <k'o>、ᠬᠢᠷ <do>、……
山攝開口一等（入聲）	裁薛	歌珂多……
果攝合口一等（舒聲）	K <o>	ᠬᠢᠷᠠᠷ <güo>、ᠬᠢᠷᠡᠷ <k'üo>、ᠬᠢᠷᠢᠷ <düo>、……
山攝合口一等（入聲）	訛	戈科唾……

其他中古音合口疑母字，除了小韻ᠬᠤ <u>以外，都帶聲母ᠪ <·>。這個事實意味著，《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是在過往階段中聲母ŋ在圓唇閉元音以及圓唇半元音前面變為零聲母的方言。本文認為，把單獨構成一個音節的K <o>解釋為[wo]更合理。那麼，為什麼沒有介音的果攝開口一等字寫K <o>，果攝合口一等字卻特地附加ᠨ <ü>寫ᠬᠢᠷ <üo>呢？其原因可以從《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本身給予說明。

中古音果攝開口一等和果攝合口一等的差異在於介音的存在。其實，在含有字母<o>的所有韻母中，韻母K <o>和ᠬᠢᠷ <üo>是因介音的存在而對立的唯一實例。換句話說，除了K <o>和ᠬᠢᠷ <üo>以外，需要標注圓唇介音才能辨別清楚的韻母根本不存在。《蒙古字韻》一般不把語音[wo]拼寫成ᠬᠢᠷ <üo>的理由，就是迴避八思巴字拼寫系統的“過剩（redundancy）”。小韻K <o>[wo]不帶聲母和介音的理由就是《蒙古字

5 Hill（2005; 2009）認為，古藏文a的音值不是[h]而是[y]。Hill（2009）還提出用於漢語的八思巴字ᠪ <·>表示喉清擦音的可能性，但是從現代漢語方言以及域外字音等的觀點來說，否定元代漢語影母的音值為喉塞音的論據目前還不足夠，至少，我們現在不妨推論《蒙古字韻》的編纂者以及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使用ᠪ <·>的意圖在於表記喉塞音聲母。

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上沒有小韻[o]（陽調）。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現代人可能是難以理解的，但是元代人確實有動機而採用這種方式。

蒙古文本來沒有複元音“uo”和元音並列（hiatus）“uo”（Poppe 1970: 48–51、Poppe 1974: 10–12、照那斯圖 2007）。對蒙古語的母語話者，[wo]有可能聽起來跟[o]相似。本文推測，在介音的存在和小韻的辨別無關的情況下，特地表記[w]是和蒙古人的直覺相反的行爲。順便提一下，《重陽宮只必帖木兒大王令旨碑》是回鶻式蒙古文寫的，只有碑額“大王令旨”四個字使用八思巴字，拼寫爲ᠳᠠᠢᠨ ᠣᠩ ᠯᠢᠩ ᠵᠢᠨ <tay oŋ liŋ ji>（道布 et al. 1998）。“王”ᠤᠨ <oŋ>和其他文獻的拼寫ᠤᠨᠠᠩ <üaŋ>不一致。這篇碑文是一份早期八思巴字資料，當時，漢語表記的系統還沒有確立（Shen 2008: 47）。所以這個ᠤᠨ <oŋ>很可能是把蒙古語從漢語借來的語音直接轉寫爲八思巴字的拼寫，或者是根據蒙古語母語話者的樸素聽覺印象來創造的拼寫⁶。

接下來構擬ᠤᠨ <on>的音值。如上所述，先前研究一般認爲ᠤᠨ <on>表示無介音的韻母。但是，與ᠤ <o>的場合相同，ᠤᠨ <on>不能簡單地斷定爲無介音的韻母。不少明清歐文資料表示，中古音山攝合口一等帶有合口介音。既然蒙古語的母語話者把[wo]寫作ᠤ <o>不是異常的現象，同樣把[won]寫作ᠤᠨ <on>也可以說是預料之中的事情。拼寫ᠤᠨ <on>本身並不能直接證明中古音山攝合口一等字在《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上沒有介音。

當然，反過來說，中古音山攝合口一等字拼寫ᠤᠨ <on>這個現象也不能單獨證明圓唇介音的存在。在這裡還試圖從第二個角度提出ᠤᠨ <on>擁有介音的根據。如上所述，《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方言很可能是聲母ŋ-在圓唇閉元音以及圓唇半元音前面變爲零聲母的方言。小韻ᠤᠨ <on>對應於山攝合口一等疑母字。如果小韻ᠤᠨ <on>沒有合口介音的話，就找不到山攝合口一等疑母字的聲母ŋ已經消失的合理原因。那麼，爲什麼ᠤᠨ <on>不帶介音字母ᠨ <ü>呢？本文得出的結論是，《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中沒有[on]那樣有圓唇後元音韻腹的開口呼韻母。ᠤᠨ <on>可以在音系上解釋爲/wɤn/的韻母。/ɤn/（ᠤᠨᠠᠩ <h2in>）不讀圓唇韻腹，所以，與小韻ᠤ <o>的場合相同，《蒙古字韻》不必需要嚴格寫清楚[won]和[on]之間的差別。根據以上內容，本文認爲ᠤᠨ <on>的音值是[won]。

現在我們掌握了小韻ᠤ <o>和ᠤᠨ <on>爲何如此拼寫的理由。ᠤ <o>和ᠤᠨ <on>都是既帶零聲母又讀陽調的音節。從以上推論可以歸納出小韻ᠤᠨ <u>的音值也是既帶零聲母又讀陽調的音節，即[ʔu]。

2.4 三、ᠰ

中古音三等A類、四等疑、以母字的聲母是ᠰ <y1>。很容易想像到ᠰ <y1>表示的語音和硬顎音特別有關⁷。ᠰ <y2>和ᠰ <y1>都可以追溯到同一個藏文字母ᠰ。這兩個字母很可能是故意讓字形互相接近的。本文認爲，ᠰ <y2>和ᠰ <y1>的音值都是硬顎近音，前者讀陰調，後者讀陽調。

中古音影、喻、疑母的拼寫可以歸納如下：

6 回鶻式蒙古文把借詞“王”寫爲ong（道布 et al. 1998）。

7 平山久雄（1967: 145–148）把中古音以母構擬爲j。

表3 中古音影、喻、疑母的拼寫

中古音聲母	中古音等呼	八思巴字聲母	音值	調類
影母	三等B類	𐰢 <·>	[ʔ]	陰調
	三等A類四等	𐰣 <y2>	[j]	陰調
喻、疑母	三等B類	𐰤 <'> / 𐰥 <ŋ>	[ʔ, ŋ]	陽調
	三等A類四等	𐰦 <y1>	[jʰ]	陽調

（關於𐰦 <y1>的氣濁音[jʰ]，在第三章再論）

3 濁擦音聲母和次濁聲母的關係

本章討論濁擦音聲母（匣母、禪母、邪母、奉母）以及次濁聲母的音值。

3.1 𐰢、𐰣、𐰤

𐰢 <š2>、𐰣 <š1>各自對應於中古音審、禪母。這兩個字母的字形可以追溯到同一個藏文字母_q。本文認為，與𐰣 <y2>和𐰦 <y1>的場合相同，𐰣 <š1>和𐰢 <š2>的差異在調類別，表記濁擦音的字母不是𐰣 <š1>而是𐰤 <ž>（對應於日母）。𐰤 <ž>所追溯到的藏文字母_q是因清濁之別而與_q對立的字母。本文的構擬，從八思巴字的字源的觀點來說也是合理的。

本文的看法和不少先前研究的構擬結果相反。例如，Nakano（1971: 54; 56）、Coblin（2007: 41; 49）、Shen（2008: 105–106）認為，𐰣 <š1>、𐰤 <ž>的音值則是[z_ql]、[z_qr]、[z_ql]⁸。可是如果中古音禪母的確是濁擦音的話，就難以找到不使用字母𐰤 <ž>的合理理由。對於本文的這個置疑，可能有人會反駁道：“字母𐰤 <ž>已分配在中古音日母了，所以八思巴字的體系爲了拼寫濁擦音，創造了一個新字母𐰣 <š1>。”

我們在這裡要注意字母H <r>的存在。如果中古音日母的音值為流音（rhotic liquid）的話，就難以說明日母字採用字母𐰤 <ž>而不採用字母H <r>的理由。最合理的結論應該是，“在《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上，日母的音值是一種流音”這個假說是錯的。本文把𐰣 <š1>（對應於禪母）、𐰤 <ž>（對應於日母）一律看做擦音——具體地說，捲舌擦音[ʃ, ʒ]——。本文還認為，中古音禪母變為清音很可能是中古音日母阻音化的起因，即，中古音禪母和中古音日母的音變構成一套鏈移（chain shift）。

3.2 𐰥、𐰦、𐰧、𐰨

𐰥 <h2>、𐰦 <h1>各自對應於中古音曉、匣母，都可以追溯到藏文字母₅。與𐰣 <y2>和𐰦 <y1>等的場合相同，𐰥 <h2>和𐰦 <h1>音值都很可能是同一個喉擦音，但只有調類互不一致。

中古音匣母字不止對應於𐰦 <h1>，還對應於𐰧 <ɣ>。很明顯，𐰧 <ɣ>和𐰦 <h1>字源不相同。從文字體系的角度來進行考察，平山久雄（1967）把中古音匣母構擬為h-，但是𐰧 <ɣ>的音值難以認定為[h]。服部四郎（1987）說，蒙古祖語（Proto-Mongolian）的濁

8 Shen（2008: 106）還提起𐰤 <ž>的音值接近於濁擦音的可能。

聲輔音引起弱化 (lenition)，結果在中期蒙古語的階段變為濁喉擦音 [h]。但是，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都不給輔音 [h] 任何字母。假如 ᠬ <ɣ> 的音值是 [h] 的話，漢語的 [h] 擁有專用字母，而蒙古語的 [h] 卻沒有字母，這是有點兒奇怪的現象。 ᠬ <ɣ> 很可能表記 [h] 以外的濁牙喉音，即 [ɣ] 或 [ʁ]。

在《蒙古字韻》中， ᠬ <ɣ> 有兩種用法：一種是拼寫聲母的用法；另一種是拼寫《蒙古字韻》本身的題字 “ $\text{ᠮᠣᠩᠭᠣᠯ ᠵᠣᠯ ᠵᠡᠳᠡ ᠠᠭᠤᠨ}$ <monɣ ɣol ɕʰei 'üin>” 的用法。“ ᠮᠣᠩᠭᠣᠯ <monɣ ɣol>” 和《蒙古字韻》所提示的“蒙、古”的拼寫 ᠮᠣᠩᠭᠤ <muŋɣ>、 ᠭᠤ <gu> 不同。“ ᠮᠣᠩᠭᠣᠯ <monɣ ɣol>” 很可能反映著蒙古語的發音。中村雅之 (2011) 提示“蒙古”的三種拼寫 “ ᠮᠣᠩᠭᠣᠯ <monɣ qol>”、“ ᠮᠣᠩᠭᠣᠯ <monɣ ɣol>” (只出現在《蒙古字韻》題字上)、“ ᠮᠣᠩᠭᠤᠭᠤ <muŋɣ gu> (起源於漢語“蒙古”)”。中村雅之 (2011) 認為 “ ᠮᠣᠩᠭᠣᠯ <monɣ ɣol>” 這個拼寫存在的理由就是，當時蒙古語把“蒙古”念成 [mɔŋɣɔl]，因字母 ᠬ <q> 表記 [g] 不適當，於是新造了一個字母 ᠬ <ɣ>。

但是本文認為，往少裡說，當寫漢語語音時 ᠬ <ɣ> 很可能不是表記小舌音的字母。《元朝秘史》以及《華夷譯語》表記小舌音時，把“中”字附在牙喉音字旁邊 (Hänisch 1937: x-xi、服部四郎 1946: 117-127、Lewicki 1949: 49等)⁹。“中”字所附隨的匣母字都是在《蒙古字韻》裡帶有聲母 ᠬ <ɣ> 的字。既然“中”字附在帶有聲母 ᠬ <ɣ> 的字來表記小舌音聲母，也不得不認為 ᠬ <ɣ> 本來不是代表小舌音聲母的字母。根據以上，本文認為 ᠬ <ɣ> 的音值是 [ɣ]，並認為 ᠬ <h₂> 和 ᠬ <h₁> 的音值都是軟顎清擦音 [x]。

本文還提示一些論據。在文獻1第十九行到第二十行的詞 “ $\text{ᠰᠡᠭᠦᠵᠢᠨᠢᠰ ᠶᠠᠨ ᠰᠢᠶᠢᠮ ᠪᠣᠳᠢᠰᠢᠣᠳ}$ <ge ju nis ɣüan ši yim bo di si·ud>” (聖觀世音菩薩)，第四個到第六個音節的來源無疑是“觀世音”。可是 “ ᠶᠠᠨ <ɣüan>” 和《蒙古字韻》所提示的拼寫 “ ᠭᠠᠨ <gon>” 差異頗大，估計這個詞的形式是從漢語借來以後再加進一些語音變化而成立的。如果 ᠬ <ɣ> 的音值是 [ɣ] 的話，聲母 “ ᠭ <g>” 和 “ ᠬ <ɣ>” 就共有發音部位，軟腭塞音變成軟腭擦音並不是異常的音變¹⁰。

接下來討論 ᠬ <ɣ> 在《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上的分佈情況。 ᠬ <ɣ> 和 ᠬ <h₁> 處於互補分佈。值得一提的是， ᠬ <h₁> 和 ᠰ <y₁> 出現的語音環境相同。換句話說，能夠附帶聲母 ᠬ <h₁> 的韻母等於能夠附帶聲母 ᠰ <y₁> 韻母， ᠬ <ɣ> 不出現在齊齒呼或撮口呼韻母中。這暗示著，中古音匣母的分裂現象的本質和硬顎音有密切的關係。

一般來說，因為人體構造有一種生理制約，軟腭輔音和前元音難以連起來發音。例如，嚴格地說，日語/ki/ “き” <ki> 的輔音/k/不是純粹的軟顎音，而發音部位稍微靠前，其發音接近於硬顎音。如果軟顎擦音在齊齒呼或撮口呼韻母前面的話，其發音則難免接近於 [x_i, ɣ_i] 或 [ç, j] 這樣的擦音。

匣母字聲母的音變可以歸納如下：

《蒙古字韻》以前		《蒙古字韻》
[ɣ]	>	[ɣ]
[ɣ _i]	>	[x _i]

這個清音化是怎樣發生的呢？本文認為，[ɣ_i] 清化的原因可以歸於以母的音變 (即，以母獲得擦音成份)，這個音變導致了一套以母和匣母之間的鏈移 (chain shift)，使得原有的 [ɣ_i] 變成清音 [x_i] 了。

重要的問題是，《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的以母的音值是什麼樣的。在這裡可以設想兩個假說：一個是，中古音以母發生“強化 (fortition)”，把近音 [j] 變

9 《華夷譯語》凡例：字傍小注中字者，乃喉內音也。

10 “觀”字不拼寫 “ ᠭᠠᠨ <gon>” 的例子目前只有兩個，一個是上述的 “ ᠶᠠᠨ <ɣüan>”，另一個是文獻19第十五行所提示的 “ ᠭᠠᠨ <güen>” (Lewicki 1949: 71)，但這個例子也是寫 “ ᠭ <g>” 聲母的。

為濁擦音[j]或[jʰ];另一個是，中古音以母並未變為濁擦音，而是[jʰ]這樣的音值。本文姑且以[jʰ]為𐪮 <yɿ>的音值。

𐪮 <yɿ>和𐪮 <y2>都表記同一個音位/j/。但是，字母𐪮 <y1> 和𐪮 <y2>在《蒙古字韻》裡的狀態並不完全一樣。表5是中古音影、以母字的八思巴字拼寫。很明顯，𐪮 <y1>（中古音以母字以及部分疑母字）和𐪮 <y2>（中古音影母字）之間有微細的差別。

表4 中古音影、以母字

以	𐪮𐪮𐪮 (《蒙古字韻》東韻) <y1euj>	𐪮𐪮𐪮 <y1iŋ>	𐪮𐪮 <y1i>	𐪮𐪮 <y1ay1>	𐪮𐪮𐪮 <y1in>	𐪮𐪮 <y1an>	𐪮𐪮𐪮 <y1üen>	𐪮𐪮 <y1av>
	融營	羸蠅	移逸	崖額	寅引	顏眼	沿掾	聲嶽
影	𐪮𐪮𐪮 (《蒙古字韻》東韻) <y2euj>	𐪮𐪮𐪮 <y2iŋ>	𐪮𐪮 <y2i>	𐪮𐪮 <y2ay1>	𐪮𐪮𐪮 <y2in>	𐪮𐪮 <y2an>	𐪮𐪮𐪮 <y2üen>	𐪮𐪮 <y2av>
	縈	鶯癭	伊一	娃啞	因印	殷晏	淵餽	幼渥

以	𐪮𐪮𐪮 <y1iv>	𐪮𐪮 <y1iam>	𐪮𐪮𐪮 <y1im>	𐪮𐪮 <y1e>	𐪮𐪮 <y1aŋ>	𐪮𐪮𐪮 <y1én>	𐪮𐪮𐪮 <y1év>	𐪮𐪮𐪮 <y1ém>
	猷西	岫	淫	齧	陽養	延衍	堯藥	炎琰
影	𐪮𐪮𐪮 <y2iv>	𐪮𐪮 <y2iam>	𐪮𐪮𐪮 <y2im>	𐪮𐪮 <y2e>	𐪮𐪮𐪮 <eŋ>	𐪮𐪮𐪮 <en>	𐪮𐪮𐪮 <ev>	𐪮𐪮𐪮
	幽黝	黝	愜	噎	央鞅	煙宴	么杳	壓厭

在末尾的四對韻母拼寫不一致。𐪮<é>和𐪮<e>之間的混亂很嚴重（詳見第六章），但是宕攝開口三等舒聲字𐪮𐪮𐪮 <y1aŋ>和𐪮𐪮𐪮字型與其他歐文不同之間的差異和這個混亂無關。如果𐪮𐪮𐪮 <y1aŋ>和𐪮𐪮𐪮 <eŋ>之間的差異可以簡單地歸於調類的陰陽不同的話，拼寫的差異就不可能存在。至少，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認為“陽”字和“央”字的韻母有一點不同——現代語言學很可能會把這個差異看做一種變體（allophone）——。

接下來從蒙古語母語話者的聽覺印象的角度考察/j/的問題。Stuart（1957: 81）說，現代蒙古語（蒙古國）的/j/聲道狹窄程度有時較強，導致發生擦音。Poppe（1970: 35）把/j/（Poppe 1970寫/y/）歸於擦音，還說明/j/的擦音成分在詞首微弱或幾乎沒有，而在其他的地方/j/卻帶有擦音成分。齋藤純男（1992）承認輔音[h]（服部四郎1987）的存在，還分析了在《元朝秘史》裡使用的音譯字“延”（《蒙古字韻》𐪮𐪮𐪮 <y1én>）的兩種用法：一種是表記蒙古語yen;另一種是表記[h]和元音en的連結。齋藤純男（1992）所分析的擦音[h]和“延”之間的對應關係暗示著，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感覺到以母字擁有的一種擦音成分。

3.3 ᠮᠤ、ᠮᠤ、ᠮ

ᠮᠤ <f₂>、ᠮᠤ <fi>、ᠮ <v>各自對應於中古音非敷母、奉母、微母。很顯然，ᠮᠤ <fi>和ᠮᠤ <f₂>均可追溯到藏文⁵和的合字（ligature），ᠮ <v>追溯到⁶。我們已經看到了次濁聲母（即，日母和以母）獲得擦音成份和全濁聲母（即，禪母和部分匣母）清化是互相關聯的。本文認為，非組同樣也經過了微母的阻音化和奉母的清化，ᠮᠤ <f₂>、ᠮᠤ <fi>、ᠮ <v>的音值能夠構擬為[f, f̥, v]。ᠮ <v>不只用於聲母，還出現於韻尾，但ᠮ <v>在韻尾表記w是幾乎無疑的。需要注意的是，ᠮ <v>表記圓唇韻尾並不一定意味著ᠮ <v>當作聲母也讀作w。表記聲母v的字母兼寫韻尾w是一種合理的現象。

3.4 ᠰ、ᠮ

以上我們看到了次濁聲母的阻音化和全濁聲母清化構成一套鏈移的三個例子。但是也有一個不發生清化的全濁聲母，這就是邪母。中古音邪母對應於ᠮ <z>。字母ᠮ <z>可以追溯到藏文⁷，字體和ᠰ <s>差異頗大（ᠰ <s>對應於中古音心母）。ᠰ <s>很容易構擬為[s]，那麼ᠮ <z>到底是[s]還是[z]？八思巴字所表記的蒙古語，很少使用ᠮ <z>，目前只有一個例子ᠮ ᠬ <zara> “月亮”（Poppe 1957: 21; 47）。回鶻式蒙古文裡，“月”有“ᠰᠠᠷᠠ sara”（月亮）和“ᠰᠠᠷᠠ sar_a”（月份）這兩種拼寫（孫竹1990: 593），都不區別z和s。所以我們不能以回鶻式蒙古文為論據。

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不把ᠰ <s>改造為邪母字，卻採用了一個蒙古語很少使用的字。這個現象是值得注意的。本文認為，把ᠮ <z>看做表記濁擦音[z]比較合理。只有邪母保留濁音的理由是，中古音沒有次濁聲母變為[z]，所以邪母還讀作[z]也不會引起音系的不協調。

3.5 ᠮᠤ、ᠮᠤ、ᠮ

最後討論其他次濁聲母的音值。ᠮᠤ <m>對應於中古音明母，字母可以追溯到藏文⁸，還用於中古音咸、深母舒聲字的韻尾。ᠮᠤ <m>構擬為[m]幾乎沒有問題。

ᠮᠤ <n>、ᠮᠤ <ñ>各自可以追溯到藏文⁹、¹⁰，基本上各自對應於泥母、娘母，但是二等三等A類娘母字寫ᠮᠤ <n>（有少數例外，詳見Shen 2008: 106–109）。例如，“獠”（豪韻）和“饒”（肴韻）都寫ᠮᠤᠮᠤ <nav>，已經喪失了對立。順便提一下，《中原音韻》以及《古今韻會舉要》都把兩個字音合二為一，《四聲通解》也以“ᠮᠤᠮᠤ <naw>”為這兩個字的正音¹¹。總而言之，字母ᠮᠤ <n>和ᠮᠤ <ñ>的區別不是簡單地依據中古音的，而是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直接聽到《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的語音而定的。從八思巴字和藏文的對應關係的觀點來看，ᠮᠤ <n>、ᠮᠤ <ñ>的音值可以構擬為[n, ɲ]。

第二章到第三章的討論可以歸納如下（表5）：

4 硬顎音聲母的問題

硬顎音聲母的存在先前研究已經提到過，但是硬顎音聲母的地位比以往的設想要複雜得多。硬顎阻音聲母沒有專用的字母，所以很難一眼看出其存在。如果接受硬顎音聲母的存在，在《蒙古字韻》裡存在的一些看起來既奇怪又難以解釋的拼寫就會變得合情合理。

11 本文《四聲通解》的韓文拼寫按照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四聲通解》以及이강로(2004)的分析。韓文的轉寫系統，本文採用福井玲式羅馬字轉寫法。

表5 中古音聲母和八思巴字的關係以及其音值

中古音	八思巴字	音值	調類
明母	𐰢 <m>	[m]	陽調
非敷母	𐰆 <f ₂ >	[f]	陰調
奉母	𐰆 <f ₁ >	[f ^h]	陽調
微母	𐰣 <v>	[v]	陽調
心母	𐰇 <s>	[s]	陰調
邪母	𐰢 <z>	[z]	陽調
審母	𐰇 <š ₂ >	[ʃ]	陰調
禪母	𐰇 <š ₁ >	[ʃ ^h]	陽調
日母	𐰇 <ž>	[ʒ]	陽調
娘母（三B）	𐰣 <n̄>	[ɲ]	陽調
泥娘母（一二三A四）	𐰢 <n>	[n]	陽調
曉母	𐰇 <h ₂ >	[x]	陰調
匣母（開一、合一二）	𐰇 <ɣ>	[ɣ]	陽調
匣母（開二三四）	𐰇 <h ₁ >	[x ^h]	陽調
影母（開二、開合三A四）	𐰇 <y ₂ >	[j]	陰調
喻母（以母）	𐰇 <y ₁ >	[j ^h]	陽調
疑母（開二）			
疑母（三A四）			
影母（合二、開合一三B）	𐰇 <·>	[ʔ]	陰調
疑母（開一三B）	𐰇 <ŋ>	[ŋ]	陽調
喻母（云母）（開）			
疑母（合一二三B）	𐰇 <'>	[ʔ]	陽調
喻母（云母）（合）			

4.1 三四等合口字

中古音三等B類曉母字所屬小韻之間的對立要比其他聲母精密得多。這暗示著，“字母𐰇 <h₂>只代表一個音位”這個前提卻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認為《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擁有軟腭音和硬顎音之間的對立，同時這些三等B類曉母字都是以硬顎音為聲母的合口字。

表6 曉母字的對立情況

	三等B類	三等A類、四等	一等、二等
通	ᠮᠢᠨᠦᠭ <h2euŋ>	無字例	無字例
	𠬞		
梗合	ᠮᠢᠨᠦᠭ <h2eiŋ> (ᠮᠢᠨᠦᠭ <h2üiŋ>)	ᠮᠢᠨᠦᠭ <h2iüŋ>	ᠮᠢᠨᠦᠭ <h2uŋ>
	兄	訶	轟
止蟹合	ᠮᠢᠨᠦᠭ <h2eué>	ᠮᠢᠨᠦᠭ <h2iüé>	ᠮᠢᠨᠦᠭ <h2ué>
	麾	墮	灰
宕合舒	ᠮᠢᠨᠦᠭ <h2üeŋ>	無字例	ᠮᠢᠨᠦᠭ <h2üaŋ>
	悅		荒
宕合入	ᠮᠢᠨᠦᠭ <h2üev>*	無字例	ᠮᠢᠨᠦᠭ <h2üav>
	懼		霍

※宕攝合口三等B類的小韻ᠮᠢᠨᠦᠭ <h2üev>在現存的《蒙古字韻》裡不存在。甯忌浮（1997: 179）和沈鍾偉（2015: 371）說，“懼”很可能原來屬於ᠮᠢᠨᠦᠭ <h2üev>而混進ᠮᠢᠨᠦᠭ <fiav>。

※“墮、墮”兩字誤歸ᠮᠢᠨᠦᠭ <hieué>，該屬於ᠮᠢᠨᠦᠭ <h2iüé>（沈鍾偉2015:355-356）。

4.1.1 ᠮᠢᠨᠦᠭ、ᠮᠢᠨᠦᠭ、ᠮᠢᠨᠦᠭ（止、蟹攝合口字）
止、蟹攝合口曉母字構成一套三項對立如下：

表7 蟹、止攝合口字的拼寫

	非牙喉音字	牙音字 (例：見母)	曉母字	匣母字	影母字	以母字
蟹合一	ᠮᠢᠨᠦᠭ <uè>	ᠮᠢᠨᠦᠭ <guè>	ᠮᠢᠨᠦᠭ <h2uè>	ᠮᠢᠨᠦᠭ <γuè>	ᠮᠢᠨᠦᠭ <·uè>	——
蟹合三B 止合三B			ᠮᠢᠨᠦᠭ ₂ <h2eué>	——		
蟹合三A四 止合三A		ᠮᠢᠨᠦᠭ <geué>	ᠮᠢᠨᠦᠭ ₁ <h2eué>	ᠮᠢᠨᠦᠭ <hieué>	ᠮᠢᠨᠦᠭ <·üi>	ᠮᠢᠨᠦᠭ <yüi>

首先討論ᠮᠢᠨᠦᠭ <uè>的音值。ᠮᠢᠨᠦᠭ <uè>還用於表記蒙古語複元音uï、üi（Pope 1957: 28等）。所以，ᠮᠢᠨᠦᠭ <uè>所表記的漢語語音很可能是擁有韻尾-i的合口呼韻母。那麼，為什麼不採用ᠮᠢᠨᠦᠭ <uyi>那樣的拼寫呢？

八思巴字的漢語拼寫特別要求韻尾音值的準確性，是因為當漢語字音在蒙古文裡出現時，字音韻尾引起“（內）連音（internal sandhi）”，會被當做一個聲母明確發音。連音的實例不只 ᠮ <m>、 ᠨ <n>、 ᠨ <ŋ>，還有 ᠶ <y>的例子（如，文獻3第二截第四行“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eu šzhi ta yin> 御史臺（的）”、第五行“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iein'eu šhi ta yin> 行御史臺（的）”等）。所以，不以 ᠶ <y>為韻尾這個現象意味著， ᠡ <uè>的音值不完全等於[u]。本文認為，u和韻尾j之間還存在著另一個元音，整個韻母的音值是[woj]這樣的語音。

特別令人煩惱的是，《蒙古字韻》裡重複存在兩個小韻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2euè>（但第二個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2euè>誤作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seuè>（照那斯圖 et al. 1987: 166））。在《蒙古字韻》上卷第二十六頁，小韻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2euè>（止蟹攝合口三等A類、四等曉母字）、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ieuè>（止蟹攝合口三等A類四等匣母字）和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2euè>（止蟹攝合口三等B類曉母字）是按照這個順序排列的。以下本文把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2euè>（止蟹攝合口三等A類、四等曉母字）和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2euè>（止蟹攝合口三等B類曉母字）各稱為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_1 、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_2 。

在八思巴字文獻裡出現的止蟹攝合口三四等曉、匣母字，筆者目前找到的所有例子都是“惠”（蟹攝合口四等匣母字）。“惠”在文獻4第七行以及《百家姓》（照那斯圖 2003: 15; 55）都寫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iuè>，但文獻20第三行卻寫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2euè>。綜合以上事實，同時還根據《四聲通解》所引用的“蒙韻”韓文拼寫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ioi>（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_1 <h2eu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hioi>（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ieu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iui>（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_2 <h2iuè>），本文認為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_1 和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_2 音值是截然不同的，同時認為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_1 、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ieuè>和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_2 原來的拼寫很可能是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2iu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iu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2euè>（服部四郎1946: 43、Nakano 1971: 89–92等。請注意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iuŋ>（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庚）。詳見4.1.2.）對應於《四聲通解》的“蒙韻”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iŋ>）。但，按照《蒙古字韻》所採用的排列順序來說，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iuè>排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euè>前面有點兒不和諧。

順便在這裡討論一下牙音字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geu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k'eu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keuè>。“規”在文獻6第八行寫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giuè>，但在文獻7第四行寫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geuè>。“季”和“桂”在《百家姓》寫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geuè>（照那斯圖 2003: 12; 18; 47; 51），《四聲通解》所提示的“蒙韻”音是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gioi>（對應於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geu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kioi>（對應於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k'eu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kkioi>（對應於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keuè>）。這三個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euè>同樣也能夠改為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iuè>的可能性很高。

其他喉音字的情況有點兒複雜。如果按照中古音的音韻地位的話，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üi>和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y2üi>韻母的拼寫則應該和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_1 、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hieuè>等韻母相同，但是事實與此相反。

首先證實韻母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üi>不是誤記的。“唯”在文獻3第九行寫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y2üi>。“惟”一共有十一個例子，分別寫在文獻3第一截第十一行、文獻4第二行、文獻4第三行、文獻6第十一行、文獻7第六行、文獻8第二行、文獻8第五行、文獻9第二行、文獻10右邊第三行、文獻10左邊第三行、文獻11第四行，都是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y2üi>。“役”一共有六個例子，分別寫在文獻12第十行、文獻13第四行、文獻14第六行、文獻15第八行、文獻16第四行、文獻16第六行，都寫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yüi>。但是“維”在文獻17第四截第八行寫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k'i>，這明顯是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vi>的誤記。歸納以上的事實，可以說韻母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üi>在《蒙古字韻》裡是確實存在的。

最後討論韻母的音值。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euè>和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uè>很可能是因元音的前後而對立的，本文構擬為[uoj]。本文把合口三等A類曉母字看做帶有硬顎音聲母的合口字，可以把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x2u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x2iuè>、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x2euè>構擬為[xwoj, x'woj, x'woj]。同樣，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üi>不是[uoj]的話，就應該是[woj]，所以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üi>、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y2üi>的音值各自為[jwoj]、[j'woj]（ ᠡᠭᠡᠰᠡᠲᠠᠶᠢᠨ <üi>的聲母不是 ᠶ <y2>的原因目前不明）。

4.1.2 རྩུ་ཀྱི་ལྷོ་ལྷོ་ལྷོ་ལྷོ་ (通、梗攝合口舒聲字)

通攝字和梗攝合口字之間的合併比較頻繁，但通攝三等B類和梗攝合口三等B類之間卻不存在音系上的對立，通攝三等A類和梗攝合口三等A類四等同樣也喪失其區別。

《蒙古字韻》的韻目一共有十五個，其中，東韻和庚韻都有韻母 རྩུ་ཀྱི་ལྷོ་ལྷོ་ <euŋ>（以下，把東韻的 རྩུ་ཀྱི་ལྷོ་ལྷོ་ <euŋ> 叫做 རྩུ་ཀྱི་ལྷོ་ལྷོ་（東），把庚韻的 རྩུ་ཀྱི་ལྷོ་ལྷོ་ <euŋ> 叫做 རྩུ་ཀྱི་ལྷོ་ལྷོ་（庚））。這兩個 རྩུ་ཀྱི་ལྷོ་ལྷོ་ <euŋ> 的存在應該怎樣解釋呢？服部四郎（1946: 42）和 Shen（2008: 142–149）把這兩個 རྩུ་ཀྱི་ལྷོ་ལྷོ་ <euŋ> 解釋為兩個單獨韻母。Coblin（2007: 110–111; 115）、照那斯圖 et al.（1987: 163）、Hashimoto（1978–1979: 102）、Nakano（1971: 91–92）否認這兩個 རྩུ་ཀྱི་ལྷོ་ལྷོ་ <euŋ> 之間的嚴格區別。

《四聲通解》所引用的“蒙韻”以及《古今韻會舉要》明確把這兩個 རྩུ་ཀྱི་ལྷོ་ལྷོ་ <euŋ> 分開。另外， རྩུ་ཀྱི་ལྷོ་ལྷོ་（庚）的聲母，和 རྩུ་ཀྱི་ལྷོ་ལྷོ་（東）相反，限定於牙喉音。至少，可以說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無疑有區別這兩個韻母的意圖。本文跟服部四郎（1946: 42）等一樣認為 རྩུ་ཀྱི་ལྷོ་ལྷོ་（庚）是 རྩུ་ཀྱི་ལྷོ་ལྷོ་ <iuŋ> 的誤記。

表8 通攝字和梗攝合口喉音字

	影母	云母	以母	曉母	匣母
通三B	ལྷོ་ལྷོ་ (東) <euŋ> 雍	ལྷོ་ལྷོ་ (東) <'euŋ> 顯榮	——	ལྷོ་ལྷོ་ (東) <hzeuŋ> 賀	ལྷོ་ལྷོ་ (庚) <hieŋ> 雄
梗合三B	無字例			ལྷོ་ལྷོ་ <hieŋ> 兄	——
通三A	無字例	——	ལྷོ་ལྷོ་ (東) <yieuŋ> 融營	無字例*	——
梗合三A四	ལྷོ་ལྷོ་ (東) <yzeuŋ> 榮	——		ལྷོ་ལྷོ་ (庚) <hzeuŋ> 訶	ལྷོ་ལྷོ་ (庚) <hieŋ> 榮
通一	ལྷོ་ལྷོ་ <auŋ> 翁	——	——	無字例	ལྷོ་ལྷོ་ <ɣuŋ> 洪橫弘
梗合二	ལྷོ་ལྷོ་ <h̥uŋ> 泓	——	——	ལྷོ་ལྷོ་ <hzeuŋ> 轟蕘	
曾合一	無字例	——	——		

※在《韻鏡》裡通攝匣母字出現在三等，是一個例外。但在《蒙古字韻》裡通攝三等匣母字表現得好象三等A類四等字一樣。

三等B類曉母字保留通攝和梗攝之間的對立。梗攝合口三等B類的字只提示“兄”，其拼寫是 ལྷོ་ལྷོ་ <hieŋ>，而小韻 ལྷོ་ལྷོ་ <hieŋ> 除了“兄”字以外沒有字歸屬。因為沒有八思巴字文獻記載“兄”的拼寫，目前無法根據客觀材料來證明韻母 ལྷོ་ལྷོ་ 是誤記的，但是考慮到“兄”字本來是合口字，我們就能夠得出結論：原有的拼寫正如服部四郎（1946: 43）主張，應該是 ལྷོ་ལྷོ་ <hzeuŋ>。本文把 ལྷོ་ལྷོ་ <hzeuŋ> 的音值構擬為 [xʰwɔŋ]。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只有影母字保留著通攝一等和梗攝合口二等之間的對立。梗攝合口二等的唯一實例“泓” $\langle \text{ᠬᠠᠢᠨᠠᠭ} \rangle$ 的拼寫有點奇怪，但本文跟Shen（2008: 149）一樣認為這個拼寫很可能表記“非u”的韻腹。本文構擬為 $\langle \text{ʔwɔŋ} \rangle$ 。

到這裡我們發現 $\langle \text{ᠠᠢᠨᠠᠭ} \rangle$ 和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這兩個韻母，存在著形態上的相關關係。即，合口介音 $\langle \text{ᠠ} \rangle$ 和韻尾 $\langle \text{ᠨ} \rangle$ 把前元音字母或後元音字母插在中間。 $\langle \text{ᠬᠠᠢᠨᠠᠭ} \rangle$ 和 $\langle \text{ᠠᠢᠨᠠᠭ} \rangle$ 音值的重要差異就在聲母有無顎化。可以說 $\langle \text{ᠠᠢ} \rangle$ 的拼寫是為了表記硬顎音聲母和合口韻母的配套而創造出來的¹²。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的音值本文構擬為 $\langle \text{uŋ} \rangle$ 。如上所述，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東）能夠帶有的聲母不限定於牙喉音，這個特點是和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中古音遇攝三等字）共有的。所以可以認為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東）不是 $\langle \text{[i]uŋ} \rangle$ 、 $\langle \text{[i]uŋ} \rangle$ 或 $\langle \text{[ʲ]uŋ} \rangle$ 等等，而是純粹的撮口呼 $\langle \text{yŋ} \rangle$ 。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庚）（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是只帶硬顎音聲母的合口呼韻母，可以構擬為 $\langle \text{[ʲ]uŋ} \rangle$ 。歸納以上內容，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的音值可以構擬為 $\langle \text{xuŋ} \rangle$ ， $\langle \text{xʲuŋ} \rangle$ ， $\langle \text{xʲuŋ} \rangle$ ， $\langle \text{xʲwɔŋ} \rangle$ 。

4.1.3 $\langle \text{ᠠ} \rangle$ 、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把韻母 $\langle \text{ᠠ} \rangle$ 解釋為 $\langle \text{[u]} \rangle$ 基本應該沒有問題。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和上述的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東）一樣，沒有聲母的制約，本文構擬為 $\langle \text{[y]} \rangle$ 。

4.1.4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同樣，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宕攝合口三等曉母舒聲字）以及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宕攝合口三等牙喉音入聲字）也是帶有硬顎音的合口呼韻母，音值各自是 $\langle \text{[ʲ]waŋ} \rangle$ ， $\langle \text{[ʲ]waw} \rangle$ 。但《古今韻會舉要》把上、去聲字歸於講、絳韻（鄭再發1965: 30、甯忌浮1997: 204。講、絳韻相當於 $\langle \text{eŋ} \rangle$ ）。文獻8第六行寫“貺” $\langle \text{ᠬᠠᠨᠠᠭ} \rangle$ （鄭再發1967: 955），但本文以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為原有的拼寫。

4.1.5 $\langle \text{ᠠ} \rangle$

如上所述，中古音娘母和《蒙古字韻》娘母 $\langle \text{ᠠ} \rangle$ 並不完全對應， $\langle \text{ᠠ} \rangle$ 只出現在三等B類。

表9 $\langle \text{ᠠ} \rangle$ 所出現的中古音合口字

中古音	三等B類	三等A類四等	參考：一等
通、梗合（舒）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醴	無字例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農
止、蟹合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諉	無字例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掇
遇、通（入）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柶	無字例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奴

12 《四聲通解》的“蒙韻”不區別“兄”和“泓”的韻母，均作 $\langle \text{ᠠᠨᠠᠭ} \rangle$ 。可是《古今韻會舉要》把這兩個字的韻母分別稱作“兄韻、泓韻”。

	段階 ₁	段階 ₂	段階 ₃	《蒙古字韻》
止蟹	njwəj >	njwəj >	ɲuəj >	ɲwəj
通梗（舒）	njuŋ >	njuŋ >	ɲuŋ >	ɲuŋ
遇通（入）	nju >	njy >	ɲy >	ɲy

娘母字只有遇攝和通攝入聲變為撮口呼。當遇攝和通攝入聲字變為撮口呼時，止攝字、蟹攝字、通攝舒聲字和梗攝舒聲字還沒有變為撮口呼（階段₂）。此後nj-變為ɲ-，再當作一個音位獨立（階段₃）。因為n在階段₃吸收j，韻母就無法變為撮口呼，所以在《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裡還是讀作合口呼。曉母字的硬顎化和娘母讀ɲ互相關聯，如出一轍。

本章提示的曉母字的音值可以歸納如下：

表10 曉母字的音值

中古音	三B	三A四	一、二
通	𐪗𐪘𐪙 <h2euŋ> [xʲyŋ]	無字例	無字例
梗合	𐪗𐪘𐪙𐪚 <h2üiŋ> [xʲwoŋ]	𐪗𐪘𐪙𐪚 <h2üiŋ> [xʲuŋ]	𐪗𐪘𐪙𐪚 <h2uè> [xuŋ]
止、蟹合	𐪗𐪘𐪙𐪚 <h2euè> [xʲuəj]	𐪗𐪘𐪙𐪚 <h2üè> [xʲwoj]	𐪗𐪘𐪙𐪚 <h2uè> [xwoj]
宕合舒	𐪗𐪘𐪙𐪚𐪛 <h2üeŋ> [xʲwaŋ]	無字例	𐪗𐪘𐪙𐪚𐪛 <h2üaŋ> [xwaŋ]
宕合入	𐪗𐪘𐪙𐪚𐪛𐪜 <h2üev> [xʲwaw]	無字例	𐪗𐪘𐪙𐪚𐪛𐪜 <h2üav> [xwaw]

4.2 三四等開口字

和合口字相反，開口字雖然三等B類娘母字依然讀作𐪗<ñ>，但曉母三等B類字變為硬顎音的論據幾乎沒有。不只曉母字，其他牙喉音聲母字也把三等A類四等讀成硬顎音。

表11 𐪗的分佈（開口）¹³

𐪗𐪘𐪙𐪚 <ñaŋ>	𐪗𐪘𐪙𐪚𐪛 <ñi>	𐪗𐪘𐪙𐪚𐪛𐪜 <ñiv>	𐪗𐪘𐪙𐪚𐪛𐪜𐪛𐪜 <ñim>
宕三B舒 娘	止三B舒、臻三B入、曾三B入 尼 嚙 嚙	流三B 紐	深三B舒 賃

13 臻攝開口三等B類泥母字不是𐪗𐪘𐪙𐪚𐪛𐪜 <ñin>而是𐪗𐪘𐪙𐪚𐪛𐪜𐪛𐪜 <nin>（只有“紉”一個字屬於𐪗𐪘𐪙𐪚𐪛𐪜𐪛𐪜 <nin>）。目前，筆者只好先解釋為詞彙體系上的例外現象，除此暫無法找到合理說明。順便提一下，《五音集韻》把“紉”處理為三等娘母字。

以下討論三四等開口牙喉音聲母字的拼寫。𐪗 <i>在字母𐪗、𐪗、𐪗 <h₂, h₁, γ>後面時表記非前元音。如上所述（3.2.），硬顎音和[i]難以連起來發音，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有可能利用了這個現象。曉母字除了止、蟹攝以外都帶有字母𐪗 <e>。這些𐪗 <e>的功能是把在𐪗、𐪗、𐪗 <h₂, h₁, γ>後面的𐪗 <i>讀為前元音（Shen 2008: 231–235）。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 <h₂eiv, h₂eim, h₂ein, h₂eiŋ>各自讀[xiw, xim, xin, xiŋ]。止、蟹攝字雖然𐪗𐪗 <h₂i>沒有𐪗 <e>卻讀[xi]，這是由於韻腹[i]單獨構成韻母。小韻𐪗𐪗𐪗𐪗 <h₂ei>讀[xi]。

表12 開口三四等牙喉音字

		止蟹	流	深	臻	梗曾
曉	三B	𐪗𐪗 <h ₂ i>	𐪗𐪗𐪗𐪗 <h ₂ eiv>	𐪗𐪗𐪗𐪗 <h ₂ eim>	𐪗𐪗𐪗𐪗 <h ₂ ein>	𐪗𐪗𐪗𐪗 <h ₂ eiŋ>
	三A四	𐪗𐪗𐪗 <h ₂ ei>	無字例	無字例	無字例	無字例
影	三B	𐪗𐪗 <·i>	𐪗𐪗𐪗𐪗 <·iv>	𐪗𐪗𐪗𐪗 <·im>	𐪗𐪗𐪗𐪗 <·in>	𐪗𐪗𐪗𐪗 <·iŋ>
	三A四	𐪗𐪗𐪗 <y ₂ i>	𐪗𐪗𐪗𐪗 <y ₂ iv>	𐪗𐪗𐪗𐪗 <y ₂ im>	𐪗𐪗𐪗𐪗 <y ₂ in>	𐪗𐪗𐪗𐪗 <y ₂ iŋ>
見	三B	𐪗𐪗 <gi>	𐪗𐪗𐪗𐪗 <giv>	𐪗𐪗𐪗𐪗 <gim>	𐪗𐪗𐪗𐪗 <gin>	𐪗𐪗𐪗𐪗 <giŋ>
	三A四	𐪗𐪗𐪗 <gei>	𐪗𐪗𐪗𐪗 <geiv>	無字例	𐪗𐪗𐪗𐪗 <gein>	𐪗𐪗𐪗𐪗 <geiŋ>

𐪗𐪗𐪗𐪗 <h₂eiŋ>不讀硬顎音，還能夠以小韻𐪗𐪗𐪗𐪗 <h₁eiŋ>（梗攝開口二等、四等匣母字）為論據。𐪗𐪗𐪗𐪗 <h₁eiŋ>排在庚韻的末尾，按照《蒙古字韻》的排列順序，可以說這個小韻的韻母很可能是誤記的。“邢”和“幸”在《百家姓》寫𐪗𐪗𐪗𐪗 <h₁iŋ>（照那斯圖2003: 15; 17; 41; 46）。“行”特別多用，筆者所知的例子一共有三十七個，𐪗𐪗𐪗𐪗 <h₁eiŋ>比𐪗𐪗𐪗𐪗 <h₁iŋ>要多一些，也有文獻（如文獻12）𐪗𐪗𐪗𐪗 <h₁eiŋ>和𐪗𐪗𐪗𐪗 <h₁iŋ>都出現。雖然在實際文獻上不太穩定，但既然𐪗𐪗𐪗𐪗 <h₁eiŋ>是三等A類四等的形式，𐪗𐪗𐪗𐪗 <h₁eiŋ>的韻母不和𐪗𐪗𐪗𐪗 <h₂eiŋ>一致就更為合理。本文認為，𐪗𐪗𐪗𐪗 <h₁eiŋ>是𐪗𐪗𐪗𐪗 <h₁iŋ>的誤記，還把𐪗𐪗𐪗𐪗 <h₁iŋ>構擬為[xiŋ]。

表記硬顎音的辦法，中古音影母和牙音（以見母為例）之間有所不同。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 <gi, giv, gim, gin, giŋ> 表記[k_i, kiw, kim, kin, kiŋ]，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 <gei, geiv, geim, gein, geiŋ> 使用字母 <e>表記硬顎音，即[k_i, kiw, kim, kin, kiŋ]。

影母三等A類四等的拼寫，和牙音相反，不使用字母𐪗 <e>而把字母𐪗 <·>本身改為𐪗 <y₂>。即，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𐪗 <·i, ·iv, ·im, ·in, ·iŋ, y₂i, y₂iv, y₂im, y₂in, y₂iŋ>讀[ʔi, ʔiw, ʔim, ʔin, ʔiŋ, ji, jiw, jim, jin, jiŋ]。本文所構擬的這些音值是和Shen（2008: 182–184）相同的。

5 宕攝舒聲字：《蒙古字韻》的性質

在第四章提到了宕攝合口三等曉母字的問題。本章繼續考察其他宕攝舒聲字的音值。

5.1 宕攝開口莊組字

字母 ᠰ <h₂>當作“後化符號”（沈鍾偉 2015: 18）把不圓唇前閉元音變為非前元音。例如，止攝開口精母字拼寫 ᠰᠢᠨ <ji>，和蟹攝開口四等精母字 ᠰᠢ <ji>對立。同樣，止攝開口知章母字 ᠰᠢ <ji>和止攝開口莊母字 ᠰᠢᠨ <jh₂i>也互相對立。這些事實意味著舌尖元音（apical vowel）和[i]在音系上明確對立（Dragunov 1932[1941: 779–780]等）。

後化符號 ᠰ <h₂>的用法有一個例外，這就是宕攝開口三等莊組字。例如，“莊” ᠰᠢᠨ <jh₂aŋ>和“章、張” ᠰᠢᠨ <jaŋ>不同。宕攝開口三等莊組字是，後化符號 ᠰ <h₂>後面沒有字母 ᠨ <i>的唯一例子。

本文認為， ᠰ <h₂>的“後化”作用不能簡單地作為絕對的前提，只有把 ᠰ <h₂>置於元音[i]前面才能合理說明。所以，本文不把 ᠰᠢᠨ <h₂aŋ>看做以後開元音為韻腹的韻母。

宕攝開口三等舒聲字有三種拼寫： ᠨ <aŋ>、 ᠮᠨ <eŋ>、 ᠰᠢᠨ <h₂aŋ>。

表13 宕攝開口三等舒聲字

	ᠨ <aŋ>								ᠰᠢᠨ <h ₂ aŋ>	ᠮᠨ <eŋ>
	ᠶᠠᠨ <jaŋ>	ᠬᠠᠨ <č'aŋ>	ᠯᠠᠨ <čaŋ>	ᠨᠠᠨ <ñaŋ>	ᠰᠠᠨ <š ₂ aŋ>	ᠰᠢᠠᠨ <š ₁ aŋ>	ᠶᠠᠠᠨ <y ₁ aŋ>	ᠵᠠᠨ <žaŋ>		
中古音	知章	徹昌	澄船	娘	書	禪	以	日	莊組	其他

首先討論 ᠨ <aŋ>的問題。宕攝開口一等字和宕攝合口三等非組字均寫韻母 ᠨ <aŋ>，所以如果簡單地解釋的話，宕攝開口三等字的 ᠨ <aŋ>的音值就可以構擬為[aŋ]，但是，表14的 ᠨ <aŋ>都是讀硬顎音（娘、以母）或讀捲舌音（知章組、日母）的。拼寫韻母 ᠨ <aŋ>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歸於聲母的語音特徵。

帶有硬顎音聲母的音節，在不少場合難以判斷介音-i到底存在不存在。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把[ɲiaŋ, jiaŋ]解釋為/ɲaŋ, jaŋ/也很自然的。

蒙古語沒有捲舌音，只有齶後音。舌面和上顎的接觸面積，齶後音比捲舌音要寬得多，所以把[tɕ]或[tɕ]和[a]連起來發音的話，微弱的元音發生在中間的可能性也要大一些。蒙古語的母語話者聽到了[tɕiaŋ]，就有可能解釋為/tɕaŋ/。所以，本文認為 ᠶᠠᠨ 、 ᠬᠠᠨ 、 ᠯᠠᠨ 、 ᠨᠠᠨ 、 ᠰᠠᠨ 、 ᠰᠢᠠᠨ 、 ᠶᠠᠠᠨ 、 ᠵᠠᠨ 本來跟其他宕攝開口三等字 ᠮᠨ <eŋ>一樣都有介音。

到這裡我們得到了構擬韻母 ᠰᠢᠨ <h₂aŋ>的論據。 ᠰ <h₂>的目的是，不讓讀者念出宕攝開口三等知章組字不表記的介音/i/。 ᠰᠢᠨ <h₂aŋ>所表記的語音就是，以捲舌音為聲母的無介音韻母/aŋ/。

5.2 宕攝合口匣母字

宕攝合口匣母字的拼寫 ᠮᠤᠨ <ɣoŋ>特別獨特，韻母 ᠮᠤᠨ <oŋ>只出現在這一個小韻和《蒙古字韻》的題字 ᠮᠤᠨ <moŋ>。韻母 ᠮᠤᠨ <oŋ>和 ᠮᠤᠨ <üaŋ>處於互補分佈，所以，想像

表14 宕攝開口三等捲舌音聲母字

拼寫	語音以及音位	根據蒙古語母語話者的聽覺印象
𐰽𐰺𐰍、𐰽𐰺𐰍、𐰽𐰺𐰍、𐰽𐰺𐰍、𐰽𐰺𐰍、𐰽𐰺𐰍 <jaŋ, č'aŋ, čaŋ, šzaŋ, šiaŋ, žaŋ>	[iaŋ] /iaŋ/	aŋ (無標(unmarked))
𐰽𐰺𐰍、𐰽𐰺𐰍、𐰽𐰺𐰍、𐰽𐰺𐰍 <jhaŋ, č'haŋ, čhaŋ, šzhaŋ>	[aŋ] /aŋ/	aŋ (有標(marked))

𐰽𐰺𐰍 <oŋ>和𐰽𐰺𐰍<üaŋ>都表記[wəŋ]是很自然的 (Shen 2008: 149; 154–155、Hashimoto 1978–1979: 103; 110等)。本文也把𐰽𐰺𐰍<oŋ>構擬為[wəŋ]。那麼，為什麼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不採用𐰽𐰺𐰍<üaŋ>呢？

Poppe (1957: 22) 說，字母𐰽 <γ>的實例很罕見。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裡存在的所有實例可以歸納如下¹⁴：

1. 漢字音以及漢語借詞
 - 1.1. 匣母字
 - 1.2. 其他（只有一例 “觀” 𐰽𐰺𐰍。參見第三章）
2. 《蒙古字韻》的題字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moŋ γol chzi 'ün>”
3. 蒙古語 “佛陀” 和 “塔” （借詞）

其實，蒙古語裡存在的𐰽 <γ>也是外來的。“佛陀” 和 “塔” 各自來源於維吾爾語 (Old Uyghur) 和粟特語 (Sogdian) (Tumurtogoo et al. 2006: 169; 337)。“佛陀” 筆者所知的例子總共有十個 (Tumurtogoo et al. 2010: 142)：

-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pur γan> (sg. nom.)
 文獻26東壁第六行、文獻26西壁第二行
-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bur γa ni> (sg. acc.)
 文獻30第二十二行、文獻31第二十六行、文獻32第二十六行
-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pur γa nu> (sg. gen.)
 文獻26東壁第四行、文獻26東壁第六行
-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bur γa nu> (sg. gen.)
 文獻33第十五行
-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pur γa dun> (pl. gen.)
 (誤為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pur γeun>)
 文獻26東壁第四行
-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pur γan nu ·u dun> (pl. gen.)
 文獻26東壁第四行
- “塔” 的十一個用例之中 (Tumurtogoo et al. 2010: 169)，有一個不寫𐰽 <γ>而寫𐰽 <q>的：

14 還有《密咒圓因往生集》中的十一句真言使用𐰽 <γ>。𐰽 <γ>對應於梵文的部分 h- 以及 jñ- (孫伯君 2009、安姪 2011)。

ᠰᠤᠪᠦᠷᠭᠠᠨ <su bur qan> (sg. nom.)
文獻33第二十三行
ᠰᠤᠫᠦᠷᠭᠠᠨ <su pur ʕan> (sg. nom.)
文獻26東壁第二行到第三行、文獻26東壁第四行、文獻26東壁第六行、
文獻26西壁第四行
ᠰᠤᠫᠦᠷᠭᠠᠨᠢ <su pur ʕa ni> (sg. acc.)
文獻26東壁第二行、文獻26西壁第五行（兩例）、文獻26西壁第六行
ᠰᠤᠫᠦᠷᠭᠠᠳᠢᠶᠠᠷ <su pur ʕa di yar> (pl. instr.)¹⁵。
文獻26西壁第二行、文獻26西壁第三行

使用字母ᠭ<ɣ>的實例，除了《蒙古字韻》的題字以外都不是純粹的蒙古語，而且“塔”有被ᠬ<q>取代的例子。可以說，ᠭ<ɣ>在蒙古語音系上的地位既不穩定也是次要（peripheral）的。

回鶻式蒙古文的文獻裡不少有把宕攝合口舒聲字（如“王”）的韻母寫為ong的實例（Tumurtogoo et al. 2006: 496）。這個現象意味著，對蒙古語的母語話者[waŋ]比[oŋ]要有標（marked）得多。

總之，ᠭ<ɣ>和ᠭᠠᠨ <ʕaŋ>都是有標的。迴避ᠭᠠᠨᠢ <ɣʕaŋ>的目的，可以歸於排除對蒙古人極為難讀的拼寫。

宕攝舒聲字的音值可以歸納如下：

表15 宕攝舒聲字的音值

中古音		拼寫	音值
宕攝開口一等		ᠯ <aŋ>	[aŋ] /aŋ/
宕攝開口三等	莊組	ᠯᠰᠤ <hzaŋ>	[aŋ] /aŋ/
	知章組、娘母、 以母、日母	ᠯ <aŋ>	[iaŋ] /iaŋ/
	其他	ᠯᠣᠤ <eŋ>	[iaŋ] /iaŋ/
宕攝合口一等		ᠩᠠᠨ <ʕaŋ>	[waŋ] /waŋ/
宕攝合口三等	非組	ᠯ <aŋ>	[aŋ] /aŋ/
	匣母	ᠬᠠᠨ <oŋ>	[waŋ] /waŋ/
	曉母	ᠩᠠᠨᠢ <ʕeŋ>	[(C)waŋ] / waŋ/
	其他	ᠩᠠᠨ <ʕaŋ>	[waŋ] /waŋ/

15 “佛陀”用回鶻式蒙古文拼寫 $\mathcal{B}\mathcal{U}\mathcal{R}\mathcal{Q}\mathcal{A}\mathcal{N}$ <burqan>（孫竹1990: 171、Tumurtogoo et al. 2006: 337–338），“塔”有兩個拼寫 $\mathcal{S}\mathcal{U}\mathcal{P}\mathcal{U}\mathcal{R}\mathcal{Y}\mathcal{A}\mathcal{N}$ <supuryan>（Tumurtogoo et al. 2006: 555、ᠰᠤᠫᠦᠷᠭᠠᠨ（道布）1983: 325; 333等）和 $\mathcal{S}\mathcal{U}\mathcal{P}\mathcal{U}\mathcal{R}\mathcal{Y}\mathcal{A}$ <supury_a>（孫竹1990: 611）。

6 外轉三四等開口字

當構擬《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時，最難的問題就是外轉三四等開口字。Shen (2008: 247–252) 說，只有牙喉音字保留三等B類和三等A類四等之間的對立，其他聲母字的對立卻很混亂，已經沒有音系上的對立了。本文也同意這個看法。第六章從這個事實出發，討論外轉三四等開口字的音值。

6.1 韻母ㄩ、兀

《蒙古字韻》記載韻母兀 <è> 的書頁沒有保存下來，所以本文參照照那斯圖 et al. (1987)、甯忌浮 (1997)、Coblin (2007)、沈鍾偉 (2015) 等的復原結果。

首先討論牙喉音聲母字。如上所述，三等B類和三等A類四等之間有比較明顯的對立，但是喉音的情況需要精密檢討。

表16 韻母ㄩ、兀（牙喉音）

ㄩ <e>	𠤎 <ge>	𠤎 <k'e>	𠤎 <ke>	𠤎 <ŋe>	𠤎 <h2e>	𠤎 <hle>	𠤎 <e>	𠤎 <y2e>	𠤎 <y1e>
	屑四 帖四	屑四 帖四	×	×	業三B	屑四 帖四	月三B 葉三B	屑四 葉四	屑四
兀 <è>	𠤎 <gè>	𠤎 <k'è>	𠤎 <kè>	𠤎 <ŋè>	𠤎 <h2è>	𠤎 <h1è>	𠤎 <è>	𠤎 <y2è>	𠤎 <y1è>
	月三B 薛三B 業三B 戈三B	薛三B 業三B 戈三B	月三B 薛三B 葉三B 業三B 戈三B	月三B 薛三B 葉三B 業三B	月三B	無字例	無字例	無字例	薛三A 葉三A 麻三B 馬三B 禡三B

葉韻三等曉母字，雖然屬於咸攝合口三等B類也拼寫𠤎 <h2e>，和山攝合口三等B類（月韻三等）曉母字對立。

三等A類四等和三等B類的歸字混亂還存在於𠤎 <y1e>和𠤎 <y1è>之間。所有先前研究都復原的薛韻三等A類以母字“拙”，在《廣韻》中有兩種反切：餘制切（祭韻）和羊列切（薛韻）。𠤎 <y1e>無疑對應於羊列切。可是，薛韻既然屬於山攝合口三等B類，就應該和屑韻四等同樣，拼寫𠤎 <y1e>。“拙”拼寫𠤎 <y1è>的理由還不明，但也有可能“拙”和“拙”（《廣韻》與涉切，葉韻以母）之間發生了字音的混淆，結果“拙”和“拙”的同音字一律歸於𠤎 <y1è>。筆者迄今為止無法嚴格證明這個揣測。即使解決薛韻的問題，葉韻寫𠤎 <y1è>的事實還依然存在。目前，沒有論據否定葉韻字的拼寫是誤記的。

基本上，只有在字母ㄩ <e>當作“前化符號”使用的場合，𠤎 <y1>和ㄩ <e>才能夠連結。例如，在《蒙古字韻》裡“堯”拼寫𠤎 <y1è>，文獻5第五行、文獻7第三行和文獻19第十二行也寫𠤎 <y1è>，只有文獻18第七行寫𠤎 <y1e>。“姚”（《蒙古字韻》𠤎 <y1è>）只有一個《百家姓》寫𠤎 <y1e>的例子（照那斯圖2003:12）。“延”（《蒙古字韻》𠤎 <y1è>），文獻9第十一行、文獻21第一行、文獻22均寫𠤎

<yien>，只有文獻²³第九行寫 $\mathfrak{Y}\mathfrak{I}\mathfrak{N}$ <yien>¹⁶。筆者尚未發現記錄音節 $\mathfrak{Y}\mathfrak{I}$ <yie> 的蒙古語文獻。 $\mathfrak{Y}\mathfrak{I}$ <yie> 的問題在 6.3 繼續考察。

接下來討論其他聲母字。很明顯， $\mathfrak{Y}$ <e> 和 $\mathfrak{N}$ <è> 處於互補分佈，即，中古音全濁字寫 $\mathfrak{N}$ <è>，其他字寫 $\mathfrak{Y}$ <e>。

表 17 韻母 $\mathfrak{Y}$ 、 $\mathfrak{N}$ （非牙喉音）

	$\mathfrak{Y}$ <j>	$\mathfrak{H}$ <č'>	$\mathfrak{N}$ <č>	$\mathfrak{G}$ <š2>	$\mathfrak{G}$ <š1>	$\mathfrak{C}$ <ň>	$\mathfrak{D}$ <d>	$\mathfrak{T}$ <t'>	$\mathfrak{T}$ <t>	$\mathfrak{N}$ <n>	$\mathfrak{L}$ <l>
$\mathfrak{Y}$ <e>	$\mathfrak{Y}\mathfrak{Y}$ <jé>	$\mathfrak{H}\mathfrak{Y}$ <č'é>	$\mathfrak{N}\mathfrak{Y}$ <č'é>	$\mathfrak{G}\mathfrak{Y}$ <š2e>	$\mathfrak{G}\mathfrak{Y}$ <š1e>	$\mathfrak{C}\mathfrak{Y}$ <ňe>	$\mathfrak{D}\mathfrak{Y}$ <de>	$\mathfrak{T}\mathfrak{Y}$ <t'e>	$\mathfrak{T}\mathfrak{Y}$ <te>	$\mathfrak{N}\mathfrak{Y}$ <ne>	$\mathfrak{L}\mathfrak{Y}$ <le>
	薛三B 葉三B 麻三B 馬三B 禡三B	薛三B 麻三B 馬三B	——	薛三B 葉三B 麻三B 馬三B 禡三B	——	——	屑四 帖四	屑四 帖四	——	屑四 葉三B	薛三B 葉三B
$\mathfrak{N}$ <è>	$\mathfrak{Y}\mathfrak{T}$ <j'é>	$\mathfrak{H}\mathfrak{T}$ <č'è>	$\mathfrak{N}\mathfrak{T}$ <č'è>	$\mathfrak{G}\mathfrak{T}$ <š2è>	$\mathfrak{G}\mathfrak{T}$ <š1è>	$\mathfrak{C}\mathfrak{T}$ <ňè>	$\mathfrak{D}\mathfrak{T}$ <dè>	$\mathfrak{T}\mathfrak{T}$ <t'è>	$\mathfrak{T}\mathfrak{T}$ <tè>	$\mathfrak{N}\mathfrak{T}$ <nè>	$\mathfrak{L}\mathfrak{T}$ <lè>
	——	——	屑四 葉三B 薛三B	——	薛三B 葉三B	——	——	——	屑四 帖四	——	——

	$\mathfrak{B}$ 	$\mathfrak{P}$ <p'>	$\mathfrak{P}$ <p>	$\mathfrak{M}$ <m>	$\mathfrak{J}$ <j>	$\mathfrak{C}$ <c'>	$\mathfrak{C}$ <c>	$\mathfrak{S}$ <s>	$\mathfrak{Z}$ <z>	$\mathfrak{Ž}$ <ž>
$\mathfrak{Y}$ <e>	$\mathfrak{B}\mathfrak{Y}$ <be>	$\mathfrak{P}\mathfrak{Y}$ <p'e>	$\mathfrak{P}\mathfrak{Y}$ <pe>	$\mathfrak{M}\mathfrak{Y}$ <me>	$\mathfrak{J}\mathfrak{Y}$ <j'e>	$\mathfrak{C}\mathfrak{Y}$ <c'e>	$\mathfrak{C}\mathfrak{Y}$ <ce>	$\mathfrak{S}\mathfrak{Y}$ <se>	$\mathfrak{Z}\mathfrak{Y}$ <ze>	$\mathfrak{Ž}\mathfrak{Y}$ <že>
	屑四 薛三A 薛三B	屑四	——	屑四 薛三A 馬三B	屑四 葉三A	屑四 葉三A 馬三B	——	屑四 帖四 薛三A 麻三B 馬三B 禡三B	——	薛三B 葉三B 馬三B
$\mathfrak{N}$ <è>	$\mathfrak{B}\mathfrak{T}$ <b'è>	$\mathfrak{P}\mathfrak{T}$ <p'è>	$\mathfrak{P}\mathfrak{T}$ <pè>	$\mathfrak{M}\mathfrak{T}$ <mè>	$\mathfrak{J}\mathfrak{T}$ <j'è>	$\mathfrak{C}\mathfrak{T}$ <c'è>	$\mathfrak{C}\mathfrak{T}$ <cè>	$\mathfrak{S}\mathfrak{T}$ <sè>	$\mathfrak{Z}\mathfrak{T}$ <zè>	$\mathfrak{Ž}\mathfrak{T}$ <žè>
	——	——	屑四 薛三B	——	——	——	屑四 葉三A 禡三B	——	麻三B 馬三B 禡三B	——

16 照那斯圖（1991: 131）說，文獻²³是不習慣於八思巴字的人物作成的。

韻母[*e*] 和 [*è*] 的音值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Hashimoto (1978–1979: 107)、Shen (2008: 119–124) 等說，字母[*e*] 本來不是直接表記元音的記號。Hattori (1989) 說，在八思巴字蒙古文裡[*e*] 和 [*è*] 都表記同一個元音。韻母[*e*] 和 [*è*] 的音值很可能相當接近。還有，在八思巴字蒙古文裡[*eè*] 是很常見的，但是[*e*] 卻不存在。即使韻母[*e*] 和 [*è*] 音值特別相似，也不可以說這兩個韻母在文字體系裡是完全對等的。在八思巴字蒙古文裡[*è*] 常常出現在詞首，然而[*e*] 在詞首的例子目前不存在。這個事實意味著，[*e*] 比 [*è*] 要有標得多。

以下檢討幾個假說。

第一個是，[*e*] 和 [*è*] 表記不同韻腹。即，這個假說設想的語言史是：

階段1. 全濁聲母還保留濁音時，發生了一套以聲母是否濁阻音為條件的韻腹分裂現象。（但其分裂現象只限定於外轉開口三四等字）

階段2. 全濁聲母變為清音。

以聲母的性質為條件的元音分裂現象在高棉語也發生過，但是高棉語的這種語音演變影響到整個韻母系統。如果假定發生過和高棉語一樣的演變的話，我們必須說明這種元音分裂只限定於外轉開口三四等字的合理理由。但本文尚未找到其理由，所以不採用這個假說。

第二個假說是，[*e*] 和 [*è*] 的差異反映著有無介音。即，[*e*] 表記有介音的韻母，[*è*] 表記無介音的韻母。這個假說能夠合理說明牙（喉）音的分佈情況，但是在非牙喉音字的場合，就無法說明為何只有全濁聲母失去了其介音的理由。

第三個假說是，選擇[*e*] 和 [*è*] 的標準不一定是唯一的。第二個假說所說的“有無介音”很可能是其標準之一，但我們還需要設想第二個標準。第二個標準的一個可能是調值之別。遠藤光曉（2016）基於《脈訣》所包含的音譯字構擬元代漢語音系。遠藤光曉（2016: 135–136）報告，“shaddah”（表示疊音的符號）的使用率全濁平聲字特別高。遠藤光曉（2016: 135–136）認為這個現象起因於調值，並認為平聲當時已分成陰平和陽平了。

如上所述，《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在“四聲八調”的階段。選擇[*e*] 和 [*è*] 的標準在於調值的話，就不得不設想只有全濁字屬於“陽調字”。這個假說要求次濁聲母字無論聲調都讀陰調。雖然確實存在漢越語次濁平聲字讀陰平那樣的實例，但漢越語次濁仄聲字卻讀陽調，所有次濁聲母字讀陰調的漢語方言目前並無見諸報告，本文暫時不取這個假說。

第二個可能是音長之別。即，這個假說設想全濁聲母字的介音或韻腹的音長和其他字不同一些。如上所述，[*e*] 比 [*è*] 要有標得多，並且牙喉音聲母字的[*e*] 很可能表記有介音的韻母。如果韻母[*e*] 和 [*è*] 的區別在於音長的話，我們就可以想像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把[*e*] 看做較長的韻母。在這裡再提起遠藤光曉（2016）所提示的觀點。全濁聲母平聲字的韻尾帶有“shaddah”的比率比其他字要高，即，韻尾的音長較長。“韻尾音長聽起來較長”這個現象和“介音和韻腹的音長聽起來較短”這個現象，本質相通。

但是，“選擇韻母[*e*] 和 [*è*] 的標準在於音長”不一定完全等於“韻母[*e*] 比 [*è*] 要長一些是客觀事實”。即，各個音節長還是短歸根結底是依靠聽覺印象來決定的。所以在這裡我們需要考察的不是“全濁聲母字的音長是否跟其他字一樣”，而是“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為什麼把全濁聲母字看做元音部分的音長較短的字”。

吳語不少方言還保留全濁聲母的濁音，其音值不是國際音標[b, d]等所表記的純粹濁音，而是帶有“氣濁音”或“濁音氣流”（breathy voice）的阻音[p^h, t^h]。氣濁音自然使跟從的元音開頭的音量降低，所以蒙古語的母語話者感覺[p^hie]這樣的語音跟[p^he]相似的可能性很大。

以上考察可以歸納如下：

1. 牙喉音聲母字的 ᠡ <e>、 ᠢ <è>各自表記韻母[ie, e]。
2. 中古音全濁聲母在《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的階段，變為清音濁流[C^h]。
3. 中古音全濁聲母帶有的氣濁音使介音的音量（響亮度audibility）降低，結果全濁聲母字選擇 ᠢ <è>。

6.2 咸、山攝開口三四等舒聲字

咸攝開口三等B類舒聲字和山攝開口三等B類舒聲字，韻母的拼寫除了韻尾以外還有所不同，例如，咸攝開口三等B類影母舒聲字寫 ᠡᠮ <·ém>，而山攝開口三等B類影母舒聲字卻寫 ᠡᠨ <·en>。

表18 咸山攝開口三四等影、以（疑）、曉、匣母字

咸 (舒)	影母	以母 (疑母)	曉母	匣母	山 (舒)	影母	以母 (疑母)	曉母	匣母
三B	ᠡᠮ <·ém> 淹	——	ᠡᠮᠡᠮ <hzeém> 杌	——	三B	ᠡᠨ <·en> 焉	——	ᠡᠨᠡᠨ <hzen> 軒	——
三A 四	ᠡᠮᠡᠮ <y2em> 厭	ᠡᠮᠡᠮ <y1ém> 炎鹽	無字例	ᠡᠮᠡᠮ <hieém> 嫌	三A 四	ᠡᠨᠡᠨ <y2en> 煙	ᠡᠨᠡᠨ <y1én> 延研	=三B 顯	ᠡᠨᠡᠨ <hieén> 賢

咸 (入)	影母	以母 (疑母)	曉母	匣母	山 (入)	影母	以母 (疑母)	曉母	匣母
三B	ᠡᠮ <·e> 腌	——	ᠡᠮᠡᠮ <h2e> 脅	——	三B	ᠡᠨ <·e> 謁	——	ᠡᠨᠡᠨ <h2è> 歇	——
三A 四	ᠡᠮᠡᠮ <y2e> 厭	ᠡᠮᠡᠮ <y1è> 葉	無字例	ᠡᠮᠡᠮ <hie> 協	三A 四	ᠡᠨᠡᠨ <y2e> 噎	ᠡᠨᠡᠨ <y1e> 齧	無字例	ᠡᠨᠡᠨ <hie> 顯

“炎、焱”等字本來是鹽韻云母，所以在《蒙古字韻》裡出現於小韻 ᠡᠮᠡᠮ <y1ém>是一種不規則現象，但是這不太影響《蒙古字韻》的體系本身¹⁷。

特別重要的是“嫌” ᠡᠮᠡᠮ <hieém>的拼寫。《古今韻會舉要》把“杌”（《蒙古字韻》 ᠡᠮᠡᠮ <hzeém>）和“嫌”的韻母分別稱作“杌韻”和“嫌韻”。“嫌”既然是四等字，“杌”和“嫌”之間就應該存在韻母的差異。本文認為這兩個韻母本來不是同一的。

17 《古今韻會舉要》把“炎”歸於角次濁韻（相當於 ᠡᠮᠡᠮ <ɣém>）。

還有，山攝開口三等B類舒聲曉母字和三等A類四等舒聲曉母字之間（如，“顯、幘”）沒有對立也是令人不解的現象¹⁸。

首先證實咸、山攝開口三四等曉、匣母舒聲字的例子。山攝開口三四等字的例子有“顯”、“憲”和“獻”。“顯”在文獻10左邊第七行、文獻12第三行、文獻13第二行、文獻20第三行、文獻24第十七行都寫𐰽𐰺𐰍 <h2en>，只在文獻25第十六行寫𐰽𐰺𐰍 <h2èn>。“憲”在文獻5第五行、文獻7第三行、文獻12第二十七行、文獻13第九行、文獻14第二行、文獻14第十六行、文獻15第三行、文獻15第十九行都寫𐰽𐰺𐰍 <h2en>，沒有例外。“獻”有兩個例子（文獻4第十行和文獻9第十行）、均寫𐰽𐰺𐰍 <h2en>。綜合以上實例，本文認為《蒙古字韻》的拼寫𐰽𐰺𐰍 <h2en>不是誤記。

山攝三等A類四等匣母舒聲字的例子只有“賢”。在文獻3第五行、文獻3第十四行、文獻3第十九行、文獻9第八行、文獻22第一百零二頁第二行、文獻22第一百零一頁第三行均寫𐰽𐰺𐰍 <hieén>，文獻26西壁第十四行的“賢”是寫𐰽𐰺𐰍 <hién>的唯一文獻。可以說《蒙古字韻》的拼寫𐰽𐰺𐰍 <hieén>是可靠的。

接下來檢討影母字。咸攝三四等舒聲影母字沒有具體例子。山攝三等B類舒聲影母字的例子只有“焉”。“焉”在文獻9第六行寫𐰽𐰺𐰍 <en>，而在文獻10右邊第五行寫𐰽𐰺𐰍 <y2en>，互相不一致。本文推測𐰽𐰺𐰍 <en>為原有的拼寫。

山攝三等A類四等舒聲影母字的例子有“煙”、“宴”和“燕”。“煙”只有一個例子在文獻27第十一行寫𐰽𐰺𐰍 <y2en>。“宴”在文獻14第六行、文獻15第八行¹⁹寫𐰽𐰺𐰍 <y2en>。“燕”在《百家姓》寫𐰽𐰺𐰍 <yen>或𐰽𐰺𐰍 <yüen>（照那斯圖2003: 18; 5）。可以說《蒙古字韻》的拼寫𐰽𐰺𐰍 <y2en>不是誤記。

總之，其他文獻基本上不否定《蒙古字韻》所記載的拼寫。那麼，對咸攝和山攝之間存在元音異同的理由如何解釋好呢？以下我們應用反證法的原理試圖解釋這個現象的原因。

在這裡我們設兩個命題。

命題1:咸攝開口三四等舒聲字所使用的任何元音字母x的音值等於山攝開口三四等舒聲字所使用的同一個元音字母x的音值。

命題2:咸攝開口三等A類四等匣母字韻母的拼寫原來為𐰽𐰺𐰍 <eém>。

山攝三四等曉母字和山攝三等A類四等匣母字之間的關係，等於咸攝三等B類曉母字和咸攝三等A類四等匣母字之間的關係。即：

𐰽𐰺𐰍 <h2en>（山三四曉）：𐰽𐰺𐰍 <hieén>（山三A四匣）
𐰽𐰺𐰍 <h2eém>（咸三B曉）：𐰽𐰺𐰍 <hieén>（咸三A四匣）

如果第一個命題和第二個命題正確，咸攝三等B類曉母字的準確拼寫則應該是𐰽𐰺𐰍 <h2em>。儘管如此，𐰽𐰺𐰍 <h2em>被誤為𐰽𐰺𐰍 <h2eém>的現象還是令人覺得有些驚扭。因此，命題1或命題2不成立。因為命題2為對的可能性比命題1要小得多，所以本文判斷命題2不成立。

在這裡再設第三個命題。

命題3:咸攝B類曉母字韻母的拼寫原來為𐰽𐰺𐰍 <eém>。

如果命題3成立的話，咸攝三等A類四等匣母字則應該改為第二個拼寫，即，𐰽𐰺𐰍 <hiém>。

18 《古今韻會舉要》也不區別這兩者，均屬於韻韻。但是，雖然《古今韻會舉要》一般對在後的同音字附註“音與某同”（“某”是在先的同音字），而“顯、幘”卻沒記載同音字的任何信息。其理由目前不明。

19 Pauthier（1862）把“宴”誤為“晏”。

𐮑𐮒𐮓 <h2en> (山三四曉) : 𐮑𐮒𐮓𐮔 <hieén> (山三A四匣)
 𐮑𐮒𐮓𐮔 <h2eém> (咸三B曉) : 𐮑𐮒𐮓𐮔𐮕 <hiém> (咸三A四匣)

如果命題1成立的話，咸攝三等B類曉母字的元音部分和山攝三等A類四等匣母字的元音部分則相同。

接下來比較影母字和以母字：

𐮑𐮒𐮓 <.en> (山三B影) : 𐮑𐮒𐮓𐮔 <yien> (山三A四以)
 𐮑𐮒𐮓𐮔 <.ém> (咸三B影) : 𐮑𐮒𐮓𐮔𐮕 <yiem> (咸三A四以)

如果命題1成立的話，𐮑𐮒𐮓𐮔 <yien>和𐮑𐮒𐮓𐮔𐮕 <yiem>的元音部分則相同。

𐮑𐮒𐮓𐮔𐮕 <hieén> (山三A四匣) : 𐮑𐮒𐮓𐮔𐮕 <yien> (山三A四以)
 𐮑𐮒𐮓𐮔𐮕 <hiém> (咸三A四匣) : 𐮑𐮒𐮓𐮔𐮕𐮕 <yiem> (咸三A四以)

但是，儘管以母字的元音部分相同（𐮑𐮒 <è>=𐮑𐮒 <è>），匣母字的元音部分卻不相同（𐮑𐮒 <è>≠𐮑𐮒 <iè>），這是難以給出合理理由的。所以，不得不判斷命題3也不成立。

命題2和命題3都被否定了。這個事實意味著，《蒙古字韻》裡沒有韻母𐮑𐮒𐮓𐮔 <eém>。但是，𐮑𐮒 <è>在八思巴字蒙古文裡很常見。我們難以想像不取一種無標的拼寫𐮑𐮒𐮓𐮔 <eém>卻採用第二個拼寫的合理理由。以上邏輯之所以得出這樣的難以接受的結論，是因為假設命題1正確。故本文判斷命題1不成立。

再度返回咸攝三等B類曉母字𐮑𐮒𐮓𐮔𐮕 <h2eém>和咸攝開口三等A類四等匣母字𐮑𐮒𐮓𐮔𐮕 <hieém>的問題。這兩個𐮑𐮒 <è>的音值很可能不同。咸攝開口三等B類曉母字的拼寫𐮑𐮒𐮓𐮔𐮕 <h2eém>意味著，咸攝開口三四等的韻腹不是直音[e]而是[iɛ]。本文認為，咸攝開口三四等字和山攝開口三四等字的音值各自是[iɛm, ien]（[iɛm]的[i]要比山攝[ien]的[i]短一些）。

咸攝三等B類曉母字的拼寫𐮑𐮒𐮓𐮔𐮕 <h2eém>包含𐮑𐮒 <e>有點兒獨特，𐮑𐮒 <e>看起來是不需要的字母。本文推測，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按照“𐮑𐮒 <h2>和元音[i]互相連結時需要在𐮑𐮒 <h2>後面插入𐮑𐮒 <e>”這個原則補充𐮑𐮒 <e>。

咸攝三等A類四等匣母字的聲母很可能是硬顎音。外轉開口二等牙音字的聲母一般使用字母𐮑 <i>來表記硬顎音聲母。所以本文認為，𐮑𐮒𐮓𐮔𐮕 <hieém>是𐮑𐮒𐮓𐮔𐮕 <hiém>的誤記。

咸攝三等A類四等影母字𐮑𐮒𐮓𐮔𐮕 <y2em>的拼寫不同於咸攝開口三等A類四等以母字𐮑𐮒𐮓𐮔𐮕 <yiem>的原因有可能是氣濁音。

以上議論可以歸納如下：

[kɿɛm] (陰)	𐮑𐮒𐮓𐮔𐮕 <gém> (三B見)	[kɿɛm] (陰)	𐮑𐮒𐮓𐮔𐮕 <gém> (三A四見)
[kʰɿɛm] (陰)	𐮑𐮒𐮓𐮔𐮕 <k'ém> (三B溪)	[kʰɿɛm] (陰)	𐮑𐮒𐮓𐮔𐮕 <k'ém> (三A四溪)
[kʰɿɛm] (陽)	𐮑𐮒𐮓𐮔𐮕 <kém> (三B群)		
[ŋɿɛm] (陽)	𐮑𐮒𐮓𐮔𐮕 <ɳém> (三B疑)		
[xɿɛm] (陰)	𐮑𐮒𐮓𐮔𐮕 <h2eém> (三B曉)		
		[xɿɛm] (陽)	𐮑𐮒𐮓𐮔𐮕 <hiém> (三A四匣)
[ʔɿɛm] (陰)	𐮑𐮒𐮓𐮔𐮕 <.ém> (三B影)	[jɿɛm] (陰)	𐮑𐮒𐮓𐮔𐮕 <i2em> (三A四影)
		[jʰɿɛm] (陽)	𐮑𐮒𐮓𐮔𐮕 <yiem> (三A四以)

接下來討論山攝開口三四等字。三等B類影母字不寫 ᠤᠨᠢᠨᠦ <èn>這個事實意味著，山攝開口三等B類字的韻母不是單元音韻母[en]而是複元音韻母[ien]。

山攝開口三等B類曉母字和山攝開口三等A類四等匣母字不寫 ᠬᠡᠨᠢᠨᠦ <h2eèn>、 ᠬᠡᠨᠢᠨᠦ <hièn>的理由可以歸於介音的長短。山攝開口三等B類曉母字雖然 ᠬ <h2>在[i]前面，但是其介音較長，所以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很可能是把複元音[ie]看做是一種沒有典型介音的一個韻腹，並決定不妨以一個字母 ᠢ <è>為表記[ie]。因為山攝開口三四等舒聲字的 ᠢ <è>表記[ie]，所以只要補充 ᠢ <e>，就足以準確表記聲母和韻母的音值[xièn]。

以上討論可以歸納如下：

[kien] (陰)	ᠬᠡᠨᠢᠨᠦ <gèn> (三B見)	[kʰien] (陰)	ᠬᠡᠨᠢᠨᠦ <gen> (三A四見)
[kʰien] (陰)	ᠬᠡᠨᠢᠨᠦ <k'èn> (三B溪)	[kʰien] (陰)	ᠬᠡᠨᠢᠨᠦ <k'èn> (三A四溪)
[kʰien] (陽)	ᠬᠡᠨᠢᠨᠦ <kèn> (三B群)		
[ŋien] (陽)	ᠬᠡᠨᠢᠨᠦ <ŋèn> (三B疑)		
[xièn] (陰)	ᠬᠡᠨᠢᠨᠦ <h2en> (三四曉)		
		[xʰien] (陽)	ᠬᠡᠨᠢᠨᠦ <hieèn> (三A四匣)
[ʔien] (陰)	ᠬᠡᠨᠢᠨᠦ <·en> (三B影)	[jien] (陰)	ᠬᠡᠨᠢᠨᠦ <y2en> (三A四影)
		[jʰien] (陽)	ᠬᠡᠨᠢᠨᠦ <y1èn> (三A四以)

6.3 咸、山攝開口三四等入聲字

在這裡返回 ᠬᠡᠨᠢᠨᠦ <y1è> 和 ᠬᠡᠨᠢᠨᠦ <y1e>的問題。

咸攝三等A類四等以母入聲字寫 ᠬᠡᠨᠢᠨᠦ <y1è>，山攝三等A類四等以母入聲字寫 ᠬᠡᠨᠢᠨᠦ <y1e>。如果舒聲字和入聲字之間存在音值的類似，山攝三等A類四等以母入聲字的介音就應該要比咸攝三等A類四等以母入聲字的介音長得多。這個預想和八思巴字拼寫並不矛盾。本文把 ᠬᠡᠨᠢᠨᠦ <y1è> 和 ᠬᠡᠨᠢᠨᠦ <y1e>構擬為[jʰe, jʰie]（請注意這兩個介音要比舒聲字短一些）。

反之，咸攝三等B類曉母字以及山攝三等B類曉母字各自寫作 ᠬᠡᠨᠢᠨᠦ <h2e>、 ᠬᠡᠨᠢᠨᠦ <h2è>。兩者之間的差異有可能反映著聲母有無經過顎化，即：

	過去階段		《蒙古字韻》
咸三B曉 𠬞 <h2e>	xīe	>	xīe
山三B曉 𠬞 <h2è>	xie	>	xe

6.4 效攝三四等字、宕攝開口三等入聲字

本節討論效攝三四等字以及宕攝開口三等入聲字。韻母的分佈情況比較簡單。三等B類牙音字都以 ᠬᠡᠨᠢᠨᠦ <év>為韻母，同樣，三等A類四等牙音字的韻母都是 ᠬᠡᠨᠢᠨᠦ <ev>。

喉音字也沒有特別複雜的問題。只有以母字寫 ᠬᠡᠨᠢᠨᠦ <év>，這是因為八思巴字常常不表記在 ᠬ <y1>後面的介音（參見3.2.）。

以上內容可以歸納如下：

[kew] (陰)	ᠬᠡᠨᠢᠨᠦ (山三B見)	[kʰew] (陰)	ᠬᠡᠨᠢᠨᠦ (山三A四見)
[kʰew] (陰)	ᠬᠡᠨᠢᠨᠦ (山三B溪)	[kʰew] (陰)	ᠬᠡᠨᠢᠨᠦ (山三A四溪)
[kʰew] (陽)	ᠬᠡᠨᠢᠨᠦ (山三B群)	[kʰew] (陽)	ᠬᠡᠨᠢᠨᠦ (山三A四群)
[ŋew] (陽)	ᠬᠡᠨᠢᠨᠦ (山三B疑)		

[xew] (陰) ᠬᠡᠸᠡᠭ (山三B曉)

[xiew] (陽) ᠬᠡᠸᠡᠭᠡᠨ (山三A四匣)

[ʔew] (陰) ᠬᠡᠸᠡᠭᠡᠨ (山三B影) [jew] (陰) ᠵᠡᠸᠡᠭ (山三A四影)

[j^hew] (陽) ᠵᠡᠸᠡᠭᠡᠨ (山三A四以)

表19 效攝三四等喉音字以及宕攝開口三等喉音入聲字

	影母	以母 (疑母)	曉母	匣母
三B	ᠬᠡᠸᠡᠭ <·év> 腌約	——	ᠬᠡᠸᠡᠭ <h2év> 囂謔	——
三A四	ᠵᠡᠸᠡᠭ <y2ev> 么	ᠵᠡᠸᠡᠭ <y1év> 堯遙藥	ᠬᠡᠸᠡᠭ <y2ev> 曉	ᠬᠡᠸᠡᠭ <y1ev> 晶

(“遙”在文獻22第九十七頁第二行寫ᠵᠡᠸᠡᠭ <y1ev>，但在文獻34第十三行與《蒙古字韻》同樣寫ᠵᠡᠸᠡᠭ <y1év>。本文不取ᠵᠡᠸᠡᠭ <y1ev>)

6.5 非牙喉音字

正如在本章開頭所說，從非牙喉音字的拼寫難以看出證明ᠯ<e>和ᠮ<è>各自代表不同語音的明確論據。本文把非牙喉音字的ᠯ<e>和ᠮ<è>看作沒有對立。

7 山攝合口三四等、果攝合口三等字

本章考察山攝合口三四等字和果攝合口三等字。

首先討論山攝合口三四等字。只有三等B類見、溪、來母字拼寫ᠬᠡᠸᠡᠭ <eon>，其他字的韻母一律都是ᠮᠡᠸᠡᠭ <üen>。八思巴字蒙古文ᠮᠡᠸᠡᠭ <üe>和ᠬᠡᠸᠡᠭ <eo>各自對應於蒙古語的元音üe, ö。

三等B類群母字不寫ᠬᠡᠸᠡᠭ <keon>而寫ᠬᠡᠸᠡᠭᠡᠨ <küen>，三等B類來母字的韻母也寫ᠬᠡᠸᠡᠭ <eon>，三等B類曉母字和三等A類四等曉母字均寫ᠬᠡᠸᠡᠭᠡᠨ <h2üen>。考慮到這三個事實，本文認為ᠬᠡᠸᠡᠭ <eon>和ᠮᠡᠸᠡᠭ <üen>之間的差異不能簡單地解釋為聲母是否為硬顎音的差異。山攝合口三等B類群母字不寫ᠬᠡᠸᠡᠭ <eon>的理由，目前難以合理地說明²⁰。

ᠮᠡᠸᠡᠭ <üen>的ᠮᠡᠸᠡᠭ <üe>也表示像蒙古語üe一樣的語音的可能性很大——如[ʏe]。ᠬᠡᠸᠡᠭ <eon>的ᠬᠡᠸᠡᠭ <eo>也可以解釋為和蒙古語ö相似的語音——如[ʏo]。從共時的角度來看，ᠬᠡᠸᠡᠭ <eon>[ʏon]很可能是因元音的前後而和山攝合口一等舒聲字ᠬᠡᠸᠡᠭ <on> [won]互相對立的韻母。

接下來討論入聲字。山攝合口三四等入聲字拼寫ᠮᠡᠸᠡᠭ <üè>或ᠮᠡᠸᠡᠭ <üe>，ᠮᠡᠸᠡᠭ <üè>對應於山攝合口三等B類見、溪、群母字以及果攝合口三等字，ᠮᠡᠸᠡᠭ <üe>對應於其他字。ᠮᠡᠸᠡᠭ <üè>和ᠮᠡᠸᠡᠭ <è>的結合只見於韻母ᠮᠡᠸᠡᠭ <üè>。使用小韻ᠮᠡᠸᠡᠭ <üè>的實例只有“闕”。在文獻5第九行、文獻7第五行、文獻10右邊第六行、《百家姓》(照那斯圖2003: 20; 57)均寫ᠬᠡᠸᠡᠭ <k'üè>，但只有文獻9第六行的“闕”寫ᠬᠡᠸᠡᠭ <k'üe>。綜合以上的例子，本文認為韻母ᠮᠡᠸᠡᠭ <üè>確實是存在的。

假如根據舒聲字的音值推出入聲字的音值的話，ᠮᠡᠸᠡᠭ <üè>和ᠮᠡᠸᠡᠭ <üe>就可以構擬為[ʏo,

20 山攝合口三等B類群母字的用例有“權”字，在《百家姓》中跟《蒙古字韻》一樣寫ᠬᠡᠸᠡᠭᠡᠨ <kven> (照那斯圖2003: 21; 25)。

qe]。可是，如果 $\nabla\tau$ <üé>讀[yo]的話，就根本找不到八思巴字拼寫的制定者不選擇在八思巴字蒙古文裡常用的 $\mathbb{U}K$ <eo>的理由。 $\nabla\tau$ <üé>應該是不讀[yo]的韻母。“兄” $\mathbb{L}\nabla\tau\mathbb{U}$ <h2üiŋ> [x'woŋ]、“麾” $\mathbb{L}\nabla\tau\mathbb{U}$ <h2eué> [x'woj]等合口三等B類曉母字都讀硬顎音，所以本文認為 $\nabla\tau$ <üé>也是一個以硬顎音為聲母的合口呼韻母，即， $\mathbb{L}\nabla\tau$ 、 $\mathbb{L}\nabla\tau$ <h2üe, h2üé> 為[x'qe, x'wo]（以聲母 $\mathbb{L}$ <h2>為例）。

8 其他

本章考察其他比較重要的韻母。

8.1 流攝

流攝一等字的韻母有三種拼寫，曉、匣母字拼寫 $\mathbb{U}\mathbb{U}$ <iv>，幫組字拼寫 $\mathbb{U}\mathbb{U}$ <uv>，其他字都拼寫 $\mathbb{L}\mathbb{U}\mathbb{U}$ <h2iv>。流攝三等字韻母的拼寫有五種，曉母字寫 $\mathbb{U}\mathbb{U}$ <eiv>，莊組字寫 $\mathbb{L}\mathbb{U}\mathbb{U}$ <h2iv>，非、敷、微母字寫 $\mathbb{U}\mathbb{U}$ <uv>，奉母字寫 $\mathbb{K}\mathbb{U}$ <ov>，其他字均寫 $\mathbb{U}\mathbb{U}$ <iv>。可以說，除了唇音字以外基本上沒有複雜的問題。

非組字的拼寫中，非、敷、微母字和奉母字之間有差別。從 $\mathbb{U}\mathbb{U}$ <uv> 本身的字母來推出，其音值可以構擬為[(w)ow]。在韻母開頭的[(w)]是一種微弱的介音，音系上沒有獨立的地位。[(w)ow]和[əw]可以解釋為同一個音位/ɣw/的兩種變體。奉母字的 $\mathbb{K}\mathbb{U}$ <ov> 不取 $\mathbb{U}$ <u> 的原因可以歸於氣濁音的存在。即，氣濁音把[(w)]的響亮度降低，使得韻腹[o]的相對響亮度上升，所以用字母 $\mathbb{K}$ <o> 直接表記韻腹的[o]。

表20 流攝字

	見溪群	云（疑）	以（疑）	曉	匣	莊組	唇音（除外奉母）	奉	其他
一	$\mathbb{U}\mathbb{L}\mathbb{U}\mathbb{U}$ <gh2iv> [kəw] /kɣw/	——	——	$\mathbb{L}\mathbb{U}\mathbb{U}$ <h2iv> [xəw] /xɣw/	$\mathbb{U}\mathbb{U}$ <ɣiv> [ɣəw] /ɣɣw/	——	$\mathbb{U}\mathbb{U}$ <buv> [p(w)ow] /pɣw/	——	$\mathbb{L}\mathbb{U}\mathbb{U}$ <h2iv> [-əw] /-ɣw/
三B	$\mathbb{U}\mathbb{U}$ <giv> [kiw] /kiw/	$\mathbb{U}\mathbb{U}$ <ɳiv> [ɳiw] / ʔiw/	——	$\mathbb{L}\mathbb{U}\mathbb{U}$ <h2eiv> [xiw] /xiw/	——	$\mathbb{U}\mathbb{L}\mathbb{U}\mathbb{U}$ <jhi2v> [tʂəw] / tʂɣw/	$\mathbb{L}\mathbb{U}\mathbb{U}$ <f2uv> [f(w)ow] /fɣw/	$\mathbb{L}\mathbb{U}\mathbb{U}$ <hov> [fʰ(w)ow] /fɣw/	$\mathbb{U}\mathbb{U}$ <iv> [-iw] /-iw/
三A	$\mathbb{U}\mathbb{U}\mathbb{U}$ <geiv> [kɰiw] /ciw/	——	$\mathbb{U}\mathbb{U}$ <yiv> [jʰiw] /jiw/	無字例	無字例	——	——	——	

微母字的存在是流攝字的最大問題之一。尤韻明母字讀輕唇音的方言目前不存在。在《蒙古字韻》裡流攝三等尤韻明母平聲字拼寫 $\mathbb{U}\mathbb{U}$ <k'uv>，這明顯是 $\mathbb{U}\mathbb{U}$ <vuv> 的誤記（照那斯圖 et al. 1987: 173–174）。這個問題在 9.3 再論。

8.2 臻攝合口三等舒聲字

臻攝舒聲字的情況比較簡單，開口一等字的拼寫有兩種，一種是曉、匣母字的 ᠬᠠᠨ <in> [-ən]，另一種是其他字的 ᠬᠠᠨ <hzin> [-ən]。合口三等字除了影、云母字寫 ᠶᠠᠨ <üin> 以外均寫 ᠶᠠᠨ <-eun> [-yn]。韻母 ᠶᠠᠨ <üin> 的問題需要仔細分析。

表 21 臻攝舒聲字

開	見溪群	云（疑）	以（疑）	曉	匣	莊組	其他
一	ᠬᠠᠨ <ghzin> [kən] /kən/	——	——	ᠬᠠᠨ <hzin> [xən] /xən/	ᠬᠠᠨ <γin> [ɣən] /ɣən/	——	ᠬᠠᠨ <hzin> [-ən] /-ən/
三 B	ᠬᠠᠨ <gin> [kin] /kin/	ᠶᠠᠨ <ɣin> [ɣin] /ʔin/	——	ᠬᠠᠨ <hzein> [xin] /xin/	——	ᠶᠠᠨ <ɣhi2n> [tʂən] /tʂən/	ᠬᠠᠨ <in> [-in] /-in/
三 A	ᠬᠠᠨ <gein> [kʰin] /cin/	——	ᠶᠠᠨ <yin> [jʰin] /jin/	無字例	無字例	——	

合	見溪群	云（疑）	以（疑）	曉	匣	影	其他
一	ᠬᠠᠨ <gun> [kun] /kun/	——	——	ᠬᠠᠨ <hzun> [xun] /xun/	ᠬᠠᠨ <γun> [ɣun] /ɣun/	ᠬᠠᠨ <-un> [ʔun] /ʔun/	ᠬᠠᠨ <-un> [-un] /-un/
三 B	ᠬᠠᠨ <geun> [kʰyn] /cyn/	ᠶᠠᠨ <üin> [jun] /jun/	——	ᠬᠠᠨ <hzeun> [xʰyn] /çyn/	——	ᠶᠠᠨ <-üin> [jun] /jun/	ᠬᠠᠨ <-eun> [-yn] /-yn/
三 A		——	ᠶᠠᠨ * <yieun> [jyn] /jyn/	無字例	無字例	無字例	

* ᠶᠠᠨ <yieun> 在《蒙古字韻》裡誤為 ᠶᠠᠨ <y2eun>（照那斯圖 et al. 1987: 169）。

小韻 ᠶᠠᠨ <-üin> 對應於《古今韻會舉要》的兩套韻母：一套是雲韻（中古音文韻影母字）、隕韻（中古音吻韻影母字）和運韻（中古音問韻影母字）；另一套是筠韻（中古音眞韻影母字）。同樣，小韻 ᠶᠠᠨ <-üin> 對應於《古今韻會舉要》的雲韻（中古音文韻云母字）、隕韻（中古音吻、軫韻云母字）、運韻（中古音問韻云

母字)和筠韻(中古音眞韻云母字)。要注意的是,儘管文韻字和眞韻字互相對立,但吻韻云母字和軫韻云母字卻已經喪失其區別(軫韻影母字、震韻云母字和震韻影母字都沒有字例)。

表22 臻攝合口三等字分韻情況的復原

	影母	云母	以母
三B	中古音眞韻 𐪮𐪮𐪮 ₁ <·üin> 質	中古音眞韻 𐪮𐪮𐪮 ₁ <·üin> 筠	——
	中古音文韻 𐪮𐪮𐪮 ₂ <·üin> 燭	中古音文韻 𐪮𐪮𐪮 ₂ <·üin> 雲	
三A四	——	——	𐪮𐪮𐪮* <yieun>

可以推測,𐪮𐪮𐪮 <·üin>有可能追溯到兩個起源,但本文暫時不作結論。順便提一下,臻攝合口三等影、云母字的例子只有“雲、云、員”這三個字(都屬於《古今韻會舉要》雲韻)。“雲”見於文獻28第十三行,但字畫有點兒不明顯,而文獻29第一行以及《百家姓》(照那斯圖2003: 10; 35)均寫𐪮𐪮𐪮 <·üin>。“云”在文獻21第二行寫𐪮𐪮𐪮 <·üin>。“員”在《百家姓》裡寫𐪮𐪮𐪮 <·üin>(照那斯圖2003: 13; 45)。

帶硬顎音聲母的,包含字母𐪮 <ü>和𐪮 <i>的結合表示合口呼韻母的例子有𐪮𐪮𐪮 <üin>和𐪮𐪮 <üi>。我們可以從這兩個例子歸納出韻母𐪮𐪮𐪮 <·üin>和𐪮𐪮𐪮 <·üin>所表記的音值[jun] (陰調)、[jun] (陽調)。

9 結語

本章根據以上考察提示《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並且,歸納《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的共時特徵以及歷時特徵,最後還考察創造八思巴字拼寫的“原則”。

9.1 音系

9.1.1 聲母

清音聲母和清音濁流聲母處於互補分佈,可以解釋為同一個音位。本文姑且把清音濁流聲母和不送氣清音聲母合併為一個音位。

讀陽調的阻音聲母除了𐪮 <ʔ> 讀[ʔ]以外都讀清音濁流。

聲母[ŋ]和[ʔ]不對立,本文把這兩個音看做一個音位/ʔ/的變體。

聲母[y]和[x]也不對立,同樣,本文把這兩個音解釋為/x/的變體。

硬顎音和軟腭音的對立在撮口呼韻母前面中和(neutralized),本文把這個腭音聲母看做硬顎音。這兩者在合口呼韻母前面明確對立,如:

𐪮𐪮𐪮 <h2üe> [xʲwo] /çwɣ/ : 𐪮𐪮𐪮 <h2üo> [xwo] /xwɣ/

聲母系統可以歸納如下：

表23 聲母系統

	阻 音				響 音		
	不送氣清音 (陰調)	送氣清音 (陰調)	清音 (陽調)	濁音 (陽調)	鼻音 (陽調)	近音 (陰調)	近音 (陽調)
兩唇音	ᠪ /p/ [p]	ᠪᠶ <p'> /pʰ/ [pʰ]	ᠨ <p> /p/ [pʰ]		ᠮ <m> /m/ [m]		
唇齒音	ᠹ <f₂> /f/ [f]		ᠹᠹ <f₁> /f/ [fʰ]	ᠬᠢ <v> /v/ [v]			
齒莖音	ᠳ <d> /t/ [t]	ᠳᠳ <t'> /tʰ/ [tʰ]	ᠲ <t> /t/ [tʰ]		ᠨᠢ <n> /n/ [n]		ᠯ <l> /l/ [l]
	ᠳᠰ <j> /ts/ [ts]	ᠳᠰᠳ <c'> /tsʰ/ [tsʰ]	ᠳᠰᠳ <c> /ts/ [tsʰ]				
	ᠰ <s> /s/ [s]			ᠰᠰ <z> /z/ [z]			
捲舌音	ᠲᠰ <j> /tʂ/ [tʂ]	ᠲᠰᠳ <č'> /tʂʰ/ [tʂʰ]	ᠲᠰᠳ <č> /tʂ/ [tʂʰ]				
	ᠰᠰ <š₂> /ʃ/ [ʃ]		ᠰᠰᠰ <š₁> /ʃ/ [ʃʰ]	ᠰᠰᠰ <ž> /ʒ/ [ʒ]			
硬顎音	ᠭᠡ, ᠭᠢ, ᠭᠤ (撮口呼) <ge, gᠢ, g> /c/ [kʲ]	ᠭᠡᠳ, ᠭᠢᠳ, ᠭᠤᠳ (撮口呼) <k'e, k'ᠢ, k'> /cʰ/ [kʲʰ]	ᠭᠡᠳ, ᠭᠢᠳ, ᠭᠤᠳ (撮口呼) <ke, kᠢ, k> /c/ [kʲʰ] *		ᠨᠢ <ñ> /ɲ/ [ɲ]	ᠵ <y₂> /j/ [j]	ᠵ <y₁> /j/ [jʰ]
	ᠬᠡ, ᠬᠢ, ᠬᠤ (撮口呼) <h₂e, h₂ᠢ, h₂> /ç/ [xʲ] **		ᠬᠡ, ᠬᠢ, ᠬᠤ (撮口呼) <h₁e, h₁ᠢ, h₁> /ç/ [xʲʰ] **				
軟顎音	ᠭ <g> /k/ [k] (除外撮口呼)	ᠭᠢ <k'> /kʰ/ [kʰ] (除外撮口呼)	ᠭᠢ <k> /k/ [kʰ] (除外撮口呼)		ᠨᠢ <ŋ> /ŋ/ [ŋ]		
	ᠬ <h₂> (除外撮口呼) ᠬᠢ /x/ [x] **		ᠬ <h₁> (除外撮口呼) ᠬᠢ /x/ [xʰ] **	ᠬᠢ <ɣ> /x/ [ɣ] **			
喉音	ᠬᠢ <·> /ʔ/ [ʔ] ***		ᠬᠢ <'> /ʔ/ [ʔ] ****				

* $\Xi\Gamma$ <küé> 爲 /cwɣ/ [k^hwo]。

*** ᠰᠢ <hzi> 爲 /xi/ [xi]。

ᠰᠢᠷᠢ <hzeiv>、 ᠰᠢᠷᠢᠨ <hzeim>、 ᠰᠢᠷᠢᠨᠢ <hzein> 和 ᠰᠢᠷᠢᠨᠢᠨ <hzein> 爲 /xiw, xim, xin, xin/ [xiw, xim, xin, xin]。同樣， ᠰᠢᠷᠢᠨ <hzeiv>、 ᠰᠢᠷᠢᠨ <hzeim> 和 ᠰᠢᠷᠢᠨᠢ <hzein>、 ᠰᠢᠷᠢᠨᠢᠨ <hzein> 爲 /xiw, xim, xin, xin/ [$x^hiw, x^him, x^hin, x^hin$]。

ᠰᠢᠷᠢᠨ <hzen>、 ᠰᠢᠷᠢᠨᠢ <hzeim> 爲 /xien, xiem/ [$xien, xiem$]。

ᠰᠢᠷᠢ <hzei> 爲 /çi/ [xi]。同樣， ᠰᠢᠷᠢ <hzei> 爲 /çi/ [xi]。

ᠰᠢᠷᠢ <hzi>、 ᠰᠢᠷᠢᠨ <hzeu>、 ᠰᠢᠷᠢᠨᠢ <·üin> 爲 /çwɣ, çwɣj, çwɣj/ [x^hwo, x^hwoj, x^hwoj]。

ᠰᠢᠷᠢᠨᠢ <hzein>、 ᠰᠢᠷᠢᠨᠢ <hzeim> 爲 /çien, çiem/ [x^hien, x^hiem]。

*** ᠰᠢᠷᠢ <·üi>、 ᠰᠢᠷᠢᠨᠢ <·üev> 和 ᠰᠢᠷᠢᠨᠢᠨ <·üin> 爲 /jwɣj, jwaj, jun/ [$jwoj, jaw, jun$]。

**** ᠰᠢᠷᠢᠨᠢ <·üev> 和 ᠰᠢᠷᠢᠨᠢᠨ <·üin> 爲 /jaw, jun/ [j^hiwaw, j^hin]。

9.1.2 韻母

韻腹元音共有七個，即 /a, e, ɣ, i, u, y, i/。介音共有三個，即 /w, i, ɣ/。韻尾共有五個，即 /j, w, m, n, ŋ/。

介音 /i/ 只出現於韻腹 /a, e/ 前面。

非牙喉音聲母字沒有 /e/ 和 /ie/ 的對立。

表 24 韻母系統

	-Ø	-j	-w	-m	-n	-ŋ
a	<a> /a/ [a]	ᠠ <ay1> /aj/ [aj]	ᠠᠦ <av> /aw/ [aw]	ᠠᠮ <am> /am/ [am]	ᠠᠨ <an> /an/ [an]	ᠠᠨᠢ <aŋ> (除外捲舌音、 ᠠᠨ 和 ᠠᠨᠢ)， ᠠᠨᠢᠨ <hzaŋ> /aŋ/ [aŋ]
ia						ᠠᠨᠢ <en>， ᠠᠨᠢ <aŋ> (捲舌音、 ᠠᠨ 和 ᠠᠨᠢ) /iaŋ/ [iaŋ]
wa	ᠠᠦ <üa> /wa/ [wa]	ᠠᠦᠢ <üay1> /waj/ [waj]	ᠠᠦᠦ <üav> /waw/ [waw]		ᠠᠦᠨ <üan> /wan/ [wan]	ᠠᠦᠨᠢ <üaŋ>， ᠠᠦᠨᠢᠨ <on> /waŋ/ [waŋ]
e 非牙喉音	ᠠᠦ <é> ᠠᠦᠦ <e> /e/ [e]		ᠠᠦᠦ <év> ᠠᠦᠦᠦ <ev> /ew/ [ew]	ᠠᠦᠦᠮ <ém> ᠠᠦᠦᠮᠢ /em/ [iem] *	ᠠᠦᠦᠨ <én> ᠠᠦᠦᠨᠢ <en> /en/ [ien] **	
e 牙喉音	ᠠᠦ <é> /e/ [e]		ᠠᠦᠦ <év> /ew/ [ew] ᠠᠦᠦᠦ <ev> /(C)ew/ [ew]			

	-Ø	-j	-w	-m	-n	-ŋ
ie 牙喉音	ἶ <e> /ie/ [iɛ]			ἶṛ <ém> /iem/ [iem] ἷṛ /(Cʰ)iem/ [iem]*	ἶṛ <én> /ien/ [ien] ἷṛ <en> /(Cʰ)ien/ [ien]	
qe	ṽḷ <üe> /qe/ [qe]				ṽḷṛ <üen> /qen/ [qen]	
ɣ	K <o> (除外合 口疑母 字) /ɣ/ [ɣ]	Ḳṛ <hziy1> Ḳṛ <iy1> (聲母 Ḳ , Ḳ <h2, ɣ>) /ɣj/ [ɣj]	Ḳṛ <hziy> , Ḳṛ <iv> (聲母 Ḳ , Ḳ <h2, ɣ>) Ḳṛ <uv> , Ḳṛ <ov> /ɣw/ [ow (Ḳṛ <uv> , Ḳṛ <ov>) , ɣw (其他)]	Ḳṛ <hzim> Ḳṛ <im> (聲母 Ḳ , Ḳ <h2, ɣ>) /ɣm/ [ɣm]	Ḳṛ <hzin> Ḳṛ <in> (聲母 Ḳ , Ḳ <h2, ɣ>) /ɣn/ [ɣn]	Ḳṛṽ <hziŋ> Ḳṛṽ <in> (聲母 Ḳ , Ḳ <h2, ɣ>) /ɣŋ/ [ɣŋ]
wɣ	K <o> (合口疑 母字) , ṽḲ <üo> , ṽṛ <üe> /wɣ/ [wo]	Ḳṛ <uè> , ṽḲ <üi> ṽḲṛ <üè> /wɣj/ [woj]			Ḳṛ <on> /wɣn/ [won]	ṽḲṽ <üiŋ> /wɣŋ/ [won] ṽḲṽṽ <üuŋ> /wɣŋ/ [won]
ɣɣ		Ḳṛṽ <euè> /ɣj/ [ɣoj]			Ḳṛṽ <eon> /ɣn/ [ɣon]	
i	Ḳṛ <i> , Ḳṛṽ <ei> /i/ [i]		Ḳṛṽ <eiv> (聲母 Ḳ , Ḳ <h2, ɣ>) Ḳṛṽ <iv> (其他) /iw/ [iw]	Ḳṛṽ <eim> (聲母 Ḳ , Ḳ <h2, ɣ>) Ḳṛṽ <im> (其他) /im/ [im]	Ḳṛṽ <ein> (聲母 Ḳ , Ḳ <h2, ɣ>) Ḳṛṽ <in> (其他) /in/ [in]	Ḳṛṽṽ <eiŋ> (聲母 Ḳ , Ḳ <h2, ɣ>) Ḳṛṽṽ <iŋ> /iŋ/ [iŋ]
u	Ḳṛ <u> /u/ [u]				Ḳṛṽ <un> , ṽḲṽṽ <üin> /un/ [un]	Ḳṛṽṽ <uŋ> /uŋ/ [uŋ]
y	Ḳṛṽ <eu> /y/ [y]				Ḳṛṽṽ <eun> /yn/ [yn]	Ḳṛṽṽṽ <euŋ> /yŋ/ [yŋ]

	-Ø	-j	-w	-m	-n	-ŋ
ï	ᠤᠯᠤᠰ <hzi> /i/ [ɿ, ʊ]					

*ᠤᠯᠤᠰ <hzeēm>、ᠤᠯᠤᠰ <hiēm> 爲 /xiem, ciem/ [x^hiem, x^hiem]。

**ᠤᠯᠤᠰ <hieēm> 爲 /çien/ [x^hien]。

9.1.3 聲調

四聲已經分成八個聲調，即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和陽入。目前無法構擬各個聲調的具體調值。

9.2 音系的特徵

9.2.1 共時特徵

《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擁有一套硬顎音聲母。Cheng (1985: 86–87) 所提示的音系也有硬顎音聲母，但是本文所構擬的硬顎音聲母的分佈要比Cheng (1985) 設想得還廣泛得多——硬顎音聲母還可以出現在合口呼韻母前面。

硬顎音聲母在音系上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八思巴字卻沒有字母單獨表示硬顎阻音，所以爲了表示硬顎音，設法創造了幾個有點兒既複雜又難解的拼寫。

圓唇介音可以解釋爲一種近音 /w, ʉ/。但是，比如說，ᠶᠡᠨ <yie> [je] 和 ᠶᠡᠨ <yie> [j^hie] 的對立是因介音的有無而成的，所以介音 [j] 或 [i] 不能看做 j/。

9.2.2 歷時特徵

《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在“四聲八調”的階段。音系擁有四個濁擦音 [v, z, ʒ, ɣ]，其中 [v, z] 可以追溯到中古音次濁聲母。中古音奉母字、禪母字和部分匣母字已經清化了，但是其調類是陽調。次濁聲母的阻音化和全濁聲母的清音化構成鏈移，可以說這兩種變化互相有密切的關係。日母字的阻音化是現代官話同樣經歷過的變化。但是，和現代官話相反，《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還保留著邪母字和部分匣母字的濁音。

硬顎音的存在也是一個重要的特徵。現代官話的撮口呼對應於《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的撮口呼以及“硬顎音聲母和合口呼韻母”的結合（除外ᠶᠡᠨ <hzeuē> /çwɔj/ [x^hwoj]）。這意味著，現代官話的所有撮口呼韻母不是同時發生的。硬顎音聲母和合口呼韻母的結合是一種撮口呼的“前驅”，可以說《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具有現代方言和中古音之間的過渡性質。

還有一個有趣的性質是微母字的分佈。目前未發現流、通攝的次濁唇音字都變爲輕唇音的現代方言。這個現象有時被看做《蒙古字韻》帶有人造性的證據。本文認爲《蒙古字韻》不是像現代語言學家在田野調查時記音一樣直接記錄一個方言的書。如果《蒙古字韻》是一種“調查報告”的話，各個字音和中古音的對應關係則不得不說是過於齊整的。中村雅之（1993）、甯忌浮（1992; 1997）等主張韻書（如《五音集韻》、《新刊韻略》等）影響了《蒙古字韻》的成立。本文也認爲《蒙古字韻》受到過去韻書的不少影響。

但要注意的是，《蒙古字韻》是使用表音文字來拼寫語音的書。這種韻書過去沒有存在過。按照過去資料來創造出各個小韻的拼寫，即使使用現代語言學的知識也是不容易的。從韻書等資料構擬出一套語音系統的科學研究是一項嶄新的嘗試。使用表音文字構擬脫離實際方言的語音系統並且還制定拼法，這是一項遠比現代人能想像的難得多的工作。雖然先前的韻書造成了不小影響，但是各個小韻的拼寫應該是親耳聽到實際語音才能決定的。本文認爲，過去韻書的影響在於“哪一個字屬於哪一個小

韻”，但是“怎樣用八思巴字來拼寫各個小韻”是依靠當時實際存在的漢語方言的，所以目前還不能排除過去存在過一個漢語方言把流、通攝的次濁唇音字念成[v]的可能性。流、通攝的次濁唇音字的輕唇音化是極為巨大的難題，俟另文再論。

9.3 八思巴字拼寫的一種原則

以上我們檢討了一些看起來難解的現象，如，韻母K <o>以及K𐰣 <on>的音值、𐰣 <è>和𐰤 <e>的差異、宕攝開口三等莊組字的𐰢 <h₂>、宕攝合口一等匣母字的𐰢𐰣 <ɣoŋ>、流攝三等奉母字的K𐰣 <ov>等等。但從實用的觀點出發，就可以找到其關鍵所在。創造這些拼寫的原則就是，蒙古語母語話者如同讀八思巴字蒙古文一樣發音就能夠自然地念出近似漢語的語音。可以說，八思巴字拼寫系統是爲了蒙古人的方便而設計出的。

從第二個觀點來說明這個原則，八思巴字拼寫的最大目的不是記述語音系統，而是表達“差異”。如，𐰢 <üo>表示介音而K𐰣 <on>卻不表示介音的理由是，不需要表示原來不存在的韻母[on]，只要寫K𐰣 <on>就足以表達小韻之間的不同。如果按照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評價八思巴字拼寫的系統，不得不說該系統是不太科學的。但本文認爲，批評八思巴字拼寫系統對漢語語音的描寫不太科學意義不大。更有意義的是去精心考察從《蒙古字韻》裡可以歸納出的元代人的邏輯和現代語言學的理論之間有什麼樣的差異。

參考文獻

歐文

- Bonaparte, Roland. 1895. *Documents de l'Époque Mongole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 Inscriptions en Six Langues de la Porte de Kiu-Yong Koan, près Pékin; Lettres, Stèles et Monnaies en Écritures Ouigoure et 'Phags-pa dont les Originaux ou les Estampages Existent en France*. Paris: l'Auteur.
- Chavannes, Edouard. 1904–1908. Inscriptions et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chinoises de l'époque mongole. *T'oung Pao*. 1904.5:357–447; 1905.6:1–42; 1908.9:297–428, 30 plates.
- Cheng, Tsai Fa (鄭再發). 1985. *Ancient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2. Berkeley, California: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Cleaves, Francis Woodman. 1950.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3.1–2:1–131.
- Cleaves, Francis Woodman. 1965. The Lingji of Aruγ of 134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5:31–78.
- Coblin, W. South. 2007. *A Handbook of 'Phags-pa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Denlinger, Paul. B. 1963. Chinese in Hp'ags-pa Script. *Monumenta Serica*. 22.2:407–433.
- Dragunov, Alexander A. 1932. hPh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 *T'oung Pao* 24:627–647; 775–797; 166–168. rpt. 1941. *hPhags-pa Script and Ancient Mandarin*. (發思巴字與中州音韻) 北京：勤有堂。
- Hänisch, Erich. 1937. *Manghol un niuca tobca'an (Yüan-ch'ao Pi-shi):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 Hänisch, Erich. 1940. *Steuerrechtsame der chinesischen Klöster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eine kulture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mit Beigabe drier noch unveröffentlichter Phagspa-Inschriften*. Leipzig: S. Hirzel.
- Hashimoto, J. Mantaro. 1978–1979.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 Hattori, Shirô. 1989. The hP'ags-pa letters e and é reoesent one and the same Mongolian vowel. eds. by Sagaster, Klaus and Heissig, Walther, 146–151. *Gedanke und Wirkung: Festschrift zum 90. Geburtstag von Nikolaus Poppe*.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Hill, Nathan W. 2005. Once more on the letter ᠠ.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8.2:107–137.
- Hill, Nathan W. 2009. The ᠬᠤᠮᠤᠮᠤᠮᠤ letter ᠬ <ḥ> and laryngeal phenomena in Mongolia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53.2:183–205.
- Kara, György. 1964. L'inscription mongole d'aruy, prince de Yun-Na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7:145–173.
- Lewicki, Marian. 1937. *Les Inscriptions Mongoles Inédites en Écriture Carrée*. Wilno: [sine nomine].
- Lewicki, Marian. 1949. *La Langue Mongole d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u XIVe Siècle: Le Houa-yi Yi-yu de 1389*. Wrocław: Nakładem Wrocławskiego Towarzystwa Naukowego.
- Ligeti, Louis. 1956. Le Po Kia Sing en écriture 'Phags-p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6:1–52.
- Ligeti, Louis. 1972a. *Monuments en Écriture 'Phags-pa: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en Transcription Chinoise*.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i).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Ligeti, Louis. 1972b. *Monuments Préclassiques I: XIIIe et XIVe Siècles*.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Nakano, Miyoko. 1971. *A Phonological Study in the 'Phags-pa Script and the Meng-ku Tzu-yün*. Canberra: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in association with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Pauthier, Guillaume. 1862. Observations sur l'alphabète de P'a-sse-pa. *Journal Asiatique*. 5.19:1–47.
- Poppe, Nicholas. 1957.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ᠬᠤᠮᠤᠮᠤᠮᠤ Script*. (2nd 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ohn R. Kruege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Poppe, Nicholas. 1970. *Mongolian Language Handbook*. Washington: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Poppe, Nicholas. 1974.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3rd printing).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Pulleyblank, Edwin G. 1970. Notes on the ᠬᠤᠮᠤᠮᠤᠮᠤ alphabet for Chinese. eds. by Boyce, Mary and Gershevitch, Ilya, 358–375. *W. B. Henning Memorial Volume*. London: Lund Humphries.
- Shen, Zhongwei. 2008. *Studies on the Menggu Ziyun*.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Stuart, Don Graham and Haltod, Matthew M. 1957. The phonology of the word in modern standard Mongolian. *Word*. 13:65–99.
- Sugiyama, Masaaki. 1987. The 'Phags-pa 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the *Buyantu-qayan's Edict* in Yuanshi xian 元氏縣, belonging to č'aq'a'n balaqasun. *Zinbun: Memoirs of memoir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 22:17–24.
- Tumurtogoo, D. and Cecegdari, G. 2006. *Mongolian Monuments in Uighur-Mongolian Script (XIII–XVI Centuries): Introduction, Transcription and Bibliograph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Tumurtogoo, D. and Cecegdari, G. 2010. *Mongolian Monuments in 'Phags-pa Script: Introduction, Transliteration, Transcription and Bibliograph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中文、日文

- 安媛. 2011. 〈普寧藏本《密咒圓因往生集》的梵文——八思巴文對音研究〉, 《西夏研究》2011.1:66–73。
- 包祥. 1980. 〈一三四〇年昆明蒙文碑銘再釋讀〉, 《民族語文》1980.4:43–51; 封3。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 1989–1991.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蔡美彪. 1955. 《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
- 蔡美彪. 2011.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道布. 1981. 〈回鶻式蒙古文《雲南王藏經碑》考釋〉, 《中國社會科學》1981.3:199–210。
- 道布, 照那斯圖. 1994. 〈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聖旨碑考釋（續二）〉, 《民族語文》1994.1:32–40。
- 道布, 照那斯圖, 劉兆鶴. 1998. 〈回鶻式蒙古文只必帖木兒大王令旨釋讀〉, 《民族語文》1998.2:9–17; 封3。
- 遠藤光曉. 2016. 《元代音研究：『脈訣』ペルシャ語譯による》。東京：汲古書院。
- 方齡貴. 1990. 〈《雲南王藏經碑》新探〉, 《民族研究》1990.3:66–73。

- 花登正宏. 1997. 《古今韻會舉要研究——中國近世音韻史の一側面》。東京：汲古書院。
- 哈斯巴根，烏力吉. 2000. 〈平遙縣清虛觀八思巴字蒙古文聖旨碑考釋〉，《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6:47-50。
- 服部四郎. 1946. 《元朝秘史の蒙古語を表はす漢字の研究》東京：文求堂。
- 服部四郎. 1987. 〈蒙古語のqayan《皇帝》と動詞語幹qaya-《閉める》との關係〉，東方學會編《東方學會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972-954。
- 平山久雄. 1967. 〈中古漢語の音韻〉，牛島德次，香坂順一，藤堂明保編《中國文化叢書1 言語》，112-166。東京：大修館書店。
- 平山久雄. 2006. 〈關於輕唇音產生的幾個問題〉，《中國語言學集刊》1.1:13-23。
- 呼格吉勒圖，薩如拉. 2004. 《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匯編》。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 神田喜一郎. 1969. 〈八思巴文字の新資料〉，神田喜一郎《東洋學文獻叢說》，73-109。東京：二玄社。
- 栗林均，松川節. 2016. 《『西藏歷史檔案薈粹』所収パスバ文字文書》。仙台：東北大學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 羅常培，蔡美彪. 1959. 《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北京：科學出版社。
- 羅常培，蔡美彪. 2004. 《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中本正智. 1976. 《琉球方言音韻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 中村淳，松川節. 1993. 〈新發現の蒙漢合璧少林寺聖旨碑〉，《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8:1-93。
- 中村雅之. 1993. 〈『蒙古字韻』と『五音集韻』〉，《中國語學》240:21-30。
- 中村雅之. 2007. 〈漢語ゼロ聲母考〉，《KOTONOHA》51:6-7。
- 中村雅之. 2010. 〈漢語近世音のはなし——（4）「歌・可・河」の韻母〉，《KOTONOHA》87:1-4。
- 中村雅之. 2011. 〈パスバ文字による<モンゴル>の表記〉，《KOTONOHA》105:1-2。
- 甯忌浮. 1994. 〈《蒙古字韻》與《平水韻》〉，《語言研究》1994.2:128-132。
- 甯忌浮. 1997. 《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北京：中華書局。
- 甯忌浮整理〔元〕黃公紹，熊忠著. 2000. 《古今韻會舉要：明刊本附校記索引》。北京：中華書局。
- 長田夏樹. 1953. 〈元代の中・蒙對譯語彙「至元譯語」〉，《神戸外大論叢》4.2:91-118. rpt. 2000. 《長田夏樹論述集（上冊）：近代漢語の成立と胡漢複合文化——鞅鞅鞅鞅・遊仙窟・唐詩・扶桑檣域・宋詞・西夏の言語とその基層文化》，15-64。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
- 齋藤純男. 1992. 〈『元朝秘史』で「延」によって表された中期モンゴル語の音節について〉，《言語研究》101:1-13。
- 沈鍾偉. 2015. 《蒙古字韻集校》。北京：商務印書館。
- 孫伯君. 2009. 〈普寧藏本《密咒圓因往生集》の八思巴字注音研究〉，《中華文史論叢》95: 163-198.
- 杉山正明. 1990. 〈元代蒙漢合璧命令文の研究（一）〉，《神戸市外國語大學外國學研究》21:1-31。
- 孫竹. 1990. 《蒙古語族語言詞典》。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 田村實造. 1937. 〈烏丹城附近に元碑を探索〉，《蒙古學》1:68-82. 2 plates。
-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 1995. 《西藏歷史檔案薈粹》。北京：文物出版社。
- 楊耐思. 1984. 〈漢語影、幺、魚、喻的八思巴字譯音〉，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393-40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吉池孝一. 2005a. 〈パスバ文字の字母表〉，《KOTONOHA》37:9-10。
- 吉池孝一. 2005b. 〈哥葛などの元代音について〉，《KOTONOHA》36:16-23。
- 照那斯圖. 1991. 《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11: 文獻匯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 照那斯圖. 2003. 《新編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北京：文物出版社。
- 照那斯圖. 2007. 〈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的語音系統〉，《民族語文》2007.2:44-51。
- 照那斯圖，道布，劉兆鶴. 1998. 〈阿難答秦王八思巴字蒙古語馬年令旨〉，《民族語文》1998.3:13-17。
- 照那斯圖，楊耐思. 1984. 〈八思巴字研究〉，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374-39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照那斯圖，楊耐思. 1987. 《蒙古字韻校本》。北京：民族出版社。

鄭再發. 1965. 《蒙古字韻跟八思巴字有關的韻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鄭再發. 1967. 〈八思巴字標註漢語材料校勘記〉，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冊）》，933-1003。臺北：清華學報社。

韓文

이강로 (Yi, Kang-no). 2004. 《사성통해의 음운학적 연구》（《四聲通解》音韻研究）。서울（首爾）: 박이정 (Pagijong Press)。

蒙文

道布 (道布). 1983. 《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匯編》。北京：民族出版社。

ᠠᠨᠠᠭᠤᠯᠠᠭᠤᠯᠤᠰᠤ ᠠᠨᠠᠭᠤᠯᠠᠭᠤᠯᠤᠰᠤ

On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dialect reflected in *Menggu-Ziyun*

Takeshi Hamada

Abstract

Regarding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dialect reflected in *Menggu-Ziyun*, this paper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four tones of Ancient Chinese (Middle Chinese) have already split into eight tones.
2. <ŋ> [ŋ-] and <'> [ʔ-] are the allophones of the one phoneme /ʔ-/.
3. Wei, Ri, and Yi (all of which are voiced sonorants in Ancient Chinese) realize as <w> [v-], <ž> [z-], and <yɪ> [j^h-], respectively; while Feng, Shan, and a part of Xia have devoiced (<fi> [f^h-], <ši> [ʃ^h-], <hi> [x^h-], respectively). These changes are interpretable as a chain shift.
4. All the voiced obstruents except Xie and a part of Xia have changed into breathy voiced (murmured) consonants.
5. Palatal consonants are distinctive, three of which, /c, c^h, ɕ/, have no exclusive alphabet, however.
6. There are seven nuclei /a, e, ɤ, i, u, y, i/; five codas /j, w, m, n, ŋ/; and three medials /w, ɥ, i/. Medial /i/ can stand only in the front of nuclei /a, e/.

There i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the editor(s) of *Menggu-Ziyun* (or, the creator(s) of ᠠPhags-pa script orthograph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Yuan Dynasty) had referred to rhyme books to define the phonological status of each Chinese character. However, there must have been a model dialect of *Menggu-Ziyun*, which provided the editor(s) actual phonetic realization as the direct basis of defining the spelling of each Chinese character. It is hardly imaginable that scholars in the Yuan Dynasty could deduce an unreal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artificial phonogrammic spellings solely from rhyme books or rhyme tables, as modern linguists reconstruct an ancestral phonological system making the most of various resources, such as Sinoxenic pronunciation and transcription materials.

Based on the above, the author also insists that the basic concept of *Menggu-Ziyun* for defining spelling is the convenience of native speakers of Mongolian: Mongolian speakers would be able to make an approximat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utomatically by reading out the spelling in the same manner as Mongolian documents written in ᠠPhags-pa script.

Keywords

Menggu-Ziyun – ᠠPhags-pa script – Chinese phonology during the Yuan Dynasty